

中國文學精華

清文評註讀本

第二冊

清文評註讀本卷二

序跋

書淮陰侯列傳後

韓信，淮陰人，佐漢高祖定天下。初爲齊王，改封楚王，後降爲淮陰侯，卒爲呂后所殺。史記有淮陰侯列傳，文體篇序設類，與跋最相似，但金石文字多用跋，而書後則多論事或贈史。

陳宏緒

見論辨。

楚有張君燧，讀書好

去聲

奇之士也。云「廣南有韋土官，自言淮陰侯後。當鐘

室難

去聲

作，淮陰侯客某，匿其三歲兒；知蕭相去聲國素與侯厚善，客往見之，微示侯

無後意。相國仰天歎曰：「嗟乎冤哉！」淚淫淫下。客見其誠，以情告。相國驚曰：「若

能匿淮陰侯兒乎？中國不可居矣，急跳去聲南粵趙佗。」遂作書遺客匿兒於

佗。佗曰：「淮陰兒，公善視之！」佗養以爲己子，而封之海濱，賜姓韋，用韓之半也。

參其族莊豪於海墘，如貝切間有鄰侯所遺之書，尉佗所賜之詔，勒之鼎器。」

陳子曰：「炎漢之初，何多義俠哉！淮陰侯客，較魯朱家之匿季布，抑又有難焉者。夫子房之博浪沙中，誠俠士之尤也；其後劇孟郭解繼之。百年之間，流風餘習未泯，甚矣其多義俠與！夫忠烈之死，與功高不賞之臣死而非其罪者，造物每巧爲去之庇其後。國朝方正學興，血殿庭，族誅者至八百四十七人；而一綫之脈，卒存於寧海典史魏澤之手，非獨人力也，蓋亦有鬼神之助焉。

予嘗怪趙佗以魑維結讀如箕踞之君長，而薄粵中無足與語，遇陸生迺蹶姑然而起。今以韋君之事觀之，佗固人傑也哉！獨惜淮陰之客存藐孤，而卒不顯其姓名於天壤也。悲夫！

此事聞所未聞，持論尤善。

【註釋】【廣南】廣東南境。【土官】自明以來，湖、廣、川、滇、貴州等處，凡老、苗、僮、彝聚居之地，皆設土官世治家之，如宣慰宣撫

安撫長官等及指揮使司與千戶百戶等，是爲武職。知府知州知縣州判吏目等，是爲文職。概謂之土官。其後以次改土歸流，今廣南、廣西等省尙有之。【鐘室雜作】鐘室，長樂官廳鐘之室。陳綬反，高帝日將擊之，傳信陰與通，信令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。呂

后與蕭何謀，詐言薛已死，藉信入賀，信入，后使武士縛信，斬之。長樂宮室，遂夷信三族。

【蕭相國】名何，沛豐人，從高祖起兵，與韓信、張良同稱三傑，後爲漢相國。

【淫淫】流貌，【懸跳】懸，通也，跳，通過。

【南粵】今廣東番禺縣東，有趙佗故城。漢時南粵疆域甚廣，並及廣西安南境。

【趙佗】佗，秦時爲龍川令，南海尉任罕討且死，召佗行南海尉事，置死，佗即自立爲南粵武王。

【堵】舉遠地。

【鄧侯】鄧漢縣，屬南陽郡，今湖北光化縣東北。漢封蕭何於此。

【布】見周樹槐漢高帝論。

【子房】姓張名良，封留侯，子房，其字也。

【博浪沙】見周容坦擊論。

【劇孟】漢洛陽人，以任俠顯諸侯。文帝時吳楚反，周亞夫至河南而得孟，喜曰：「楚舉大事而不求孟，吾知其無能也。」其爲時所重如此。

【郭解】軋人，字翁伯，亦漢時大俠，能黨其族，有訟解者，客爲殺之，而解不知。丞相公孫弘，遂族誅解。

【國朝】指本朝。明季遺老，多有不屑屑事滿清者，故仍稱曰國朝。

【方正學】名李燾，字希直，一字希古，寧海人。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。燕王隸入京，即皇帝位，召李燾卒登極，燾哭罵擲筆於地曰：「死即死耳，詔不可草。」帝大罵曰：「汝獨不顧九族乎？」燾曰：「便十族，奈我何！」聲愈厲。命以刀抉其口，兩旁至兩耳，復錮之獄，大赦其朋友門生，盡殺之。然後出學，燾之黨實門外，李燾慷慨就獄，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。此數據明史言，與文不符。

【寧海】縣名，今屬浙江省。

【魏澤】李燾既死，典史魏澤，爲其幼子，至仁壽，仁宗嘗諭羣臣曰：「若李燾輩，皆忠臣也。」詔從寬典，始知李燾有後。事見朝野僉編，浙江通志亦載之。

【陸生】名賈，楚人，高祖使陸賈至南越，尉佗結箕踞見之，及聞賈言，迺蹶然起坐曰：「越中無足與觀，今坐來，令我聞所不聞。」

【蹶然】驚也貌。陸孔子聞居。子夏蹶然而起。

【藐孤】藐，對小也，孤，無父者之稱。左傳僖九年：「以是觀諸孤，辱在大夫。」

又風鶴屢驚，介馬踵至；於是乃合父老子弟，刑牲而盟，授以器，申以約，課以緩緩粗。林風齊以步伐，導以和睦，倣兩社而並用之，更平名曰守望社。

盟既已，復進而勗。曰：「記有之：『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。』」其本則在於食與兵。今夫有一年之蓄，而無不飽之骨肉；有三年之蓄，而無不飽之戚黨；有六年之蓄，而無不飽之朋友；有九年之蓄，而無不飽之犬馬雞豚；非其仁之異也，獲所以敦仁之基也。今夫有鑿鑿鍤鍤而無不以身衛其親；有戈矛而無不以身衛其家室；有甲冑而無不以身衛其閭里；非其義之殊也，獲所以崇義之源也。然則茲社也，而又豈徒食與兵之是務哉！予方將抱六經，荷上諸史，任任輦輦樹藝醫卜之書，與諸良氓共讀於耕桑矢石之暇，尙其俟之。」

先生抱經世大略，讀此可以想見。文亦魚魚雅雅，有輕裘緩帶風度。

【註釋】【弓箭社】（宋史兵志）「知定州廉浦言，河北州縣近山谷處，民間皆有弓箭社。」按卽今民間之類。【鑿】辭田食

也。（詩唐風）「隄彼南畝。」【振武保捷宜毅義勇諸軍】振武軍，咸平中由保安保毅軍內，選有力者，各於本州置營升充，保

變軍，咸平中由陝西沿邊，募丁保毅升充，宣毅軍，殿前山由京東等路，募健勇，殿前中籍河北強壯，得二十九萬五千，揀十之七爲護勇。

【刺管】土業，曾爲管州知州，管州，今河北晉縣，清和知州爲刺史，浩古名也。

【令舒】慶節安微舒城

縣。【皖上】皖，水名，出潛山縣天雲山之龍潭，至縣東南，合於潛水，南至懷寧縣西皖口，入江。

【苧蒲】笠也，齊語，作苧蒲。

【注】芽或作萌，竹萌之皮，所以爲笠也。

【覆襖】蓋堅之衣，分力者所服。

【比閭】閭，里中門也，周禮大司農，五家爲比，五比

爲閭。【風鶴騰驚】謂兩風摩揚，即驚惶也。見陳旻煥說。

【介馬】披甲之馬。

【擾】亂也，謂農田播種後，又以土覆之

也。【粗】同鉏，去穢助苗長也，又耕而土起也，粗去聲。

【親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】見禮記鄉飲酒義。

【饜】大銀

也。【鑄】起土之具。【任輦】任，負也，輦，以人力輓車也，詩小雅，我任我輦。

書李斯傳後

李斯，楚上蔡人，仕秦，始皇既定天下，斯爲丞相，史記有李斯傳，錢及萬言，往往專敘趙高，亦有附於李斯傳內者，是附傳之例也。

傳內者，是附傳之例也。

徐

枋

字昭法，號俊齋，江蘇長洲人，少詹事，諱子，明崇禎舉人，濟州羅後，隱居不出，有居易堂集。

李斯傳一篇中，而載趙高事，居十之八，而篇末直以高事結束，而以秦亡天下竟之。凡此皆以見趙高所爲，無非斯之爲之也；此所以爲斯傳也。

當始皇之崩，斯爲丞相，天下事係於斯，而乃聽高所爲，矯詔而易其主，而高

無不可爲者矣。天下事固無有大於易天下之主者，此一聽之，而天下事無不聽之；而聽之者斯也，自然之勢也。夫高之得恣其志，由於立胡亥；而立胡亥，由於斯之聽高。聽高而卒以殺其身，夷其族，而并以弑秦之君，而亡秦之天下。於此見殺斯之身者，非高而斯自殺也；夷斯之族者，非高而斯自夷也。然則弑二世而亡秦者，獨非斯耶？此所以一篇全載趙高之事，而終之以弑君而亡天下而爲斯之傳也。太史公作此，而所以垂戒於萬世者，深切著明矣！不特戒人君不可有持爵祿之臣，而亦以戒人臣不可有持爵祿之心也。李斯之聽高，非爲持爵祿哉！究也不特爵位不可保，而并其身族而殉之，而并以其君之身與天下而殉之。則究二世之所以弑，秦之所以亡，皆起於李斯持爵祿一念。則盡趙高之事，雖欲不入李斯傳而不可得也。然非太史公不能爲也。作一傳而旣以垂戒萬世之君，復以垂戒萬世之臣，則其書之關係何等，其史法之精嚴又復何等？故太史公自謂作史記，上繼孔子獲麟之絕筆，豈虛也哉！豈虛也哉！

宋儒鄭夾漈先生作通志，於斯傳中摘出趙高事以爲高傳，入宦官傳。此在通志，又爲不可奪之例，夾漈固不誤也。二者並行不悖者也。若二者互易之，則皆謬矣。史學難言哉！

直誅斯心，爰書自定夷族亡秦，均斯所爲。史公垂戒之心，昭然若揭，是謂讀書得閒。

【註釋】【篇末直以高事句】篇末叙子嬰即位，令陳轅將殺高，夷其三族。李斯傳而以趙高事結束，此誠垂戒之深意也。

【而以秦亡句】子嬰降軻道旁，沛公因以屬吏，項王至而斯之，遂以亡天下。【始皇之病五句】始皇帝至沙丘，病甚，令趙高

爲書，賜公子扶蘇，與喪會咸陽而爲副。書已封，未授使者，始皇崩，書及璽皆在高所。高留所賜璽，因與丞相斯謀，詐爲受始皇詔，立胡亥爲太子，而賜扶蘇及蒙恬死。太子立，爲二世皇帝。

【殺其身二句】高誅斯子由與盜通，論腰斬成陽市。遂父子相哭，而夷三族。

【弑秦之君】二世居望夷之宮，趙高劫令自殺。【太史公】漢司馬談爲太史令，子遷繼之，皆稱太史公。【持爵祿】斯慮

蒙恬爲丞相，聽高所爲，而立胡亥，有愚失之心，此斯之所以制於高也。【獲麟之絕筆】武帝坐庫，獲白麟，遂以爲建寧之瑞，上祀

黃帝，下而麟止。猶孔子絕筆於獲麟也。（春秋）西狩獲麟。注：麟者仁獸，聖王之嘉瑞也。仲尼傷周道之不興，感嘉瑞之無應，故因魯春

秋而修中興之教，絕筆於獲麟之一句，所感而作，固所以爲終也。【鄭夾漈】名樵，字漁仲，宋莆田人，官至樞密院直學士，居夾漈山，學

書稱爽齋先生，好爲考證倫類之學，著有通志二百卷。

廣東新語自序

屈大均

字鶴山，廣東番禺人，明諸生。有翁山文外、詩外、廣東新語、羅浮道士龜苓書。

廣東新語一書，何爲而作也？屈子曰：『予嘗游於四方，閱覽博物之君子，多就予而問焉。予舉廣東十郡所見所聞，平昔識讀如志之於己者，悉與之語。語既多，茫無端緒，因詮次之而成書也。』

或曰：『子所言，止於父母之邦，不過一鄉一國，其語爲小。』予曰：『不然。今夫言天者，言其昭昭，而其無窮見矣；言地者，言其一撮土，而其廣厚見矣；言山言水者，言其一卷石擊平一勺，而其廣大與不測見矣。夫無窮不在無窮，而在昭昭；廣厚不在廣厚，而在一撮土；廣大不在廣大，而在一卷石；不測不在不測，而在一勺。故曰語小天下莫能破焉。夫道無大小，大而天下小，而一鄉一國，有不語，語則無

小不大。』然而何以新爲名也？曰：『吾聞之，君子知新，吾於廣東通志，略其舊而新是詳，舊十三而新十七，故曰新語。國語爲春秋外傳，世說爲晉書外史，是書則廣東之外志也，不出乎廣東之內，而有以見夫廣東之外。雖廣東之外志，而廣大精微，可以範圍天下而不過。知言之君子，必不徒以爲可補交廣春秋與南裔異物志之闕也。』

書成，自天語至于怪語，凡爲二十八卷，中間未盡雅馴，則嗜奇尙異之失，予之過也！

粵爲我國革命發源之地，安得如翁山者爲撰今日新語乎？

【註釋】【今夫言天者言其昭昭六句】語本中庸。【語小天下句】語見中庸。【廣東通志】各直省之志

書，皆稱通志。【國語】書名，周左邱明作，分國記事，爲史之一體，史通謂之國語家。【外傳】（經名）國語又曰外傳，春秋以魯爲

內，以諸國爲外也。（韋昭國語序）「以其文不主於經，故號曰外傳。」其人爲史所不載，別爲立傳者，或於正史外，別爲記載者，皆曰外

傳。【世說】書名，宋臨川王劉義慶撰，所記皆軼事瑣語，小說家言也。【外史】釋史之稱。【範圍天下句】（易繫辭）範圍

天地之化而不過。【交廣春秋】書名。【南裔異物志】書名。【雅馴】溫文也。（史記五帝本紀贊）其文不雅馴，麤神先

在能言之。

書梁公狄甲乙議後

梁名以禮，明史附王世秀傳，著有甲乙議。

魏

禮

詳弟，字和公，一字季子，有季子文集。

嗚呼！讀公甲乙議諸書，幾欲引刀自搯。

切音

其胸，狂呼累日夜，恨當時奸臣

獨營其私，充耳聾。

擊

目，安坐持牢，視國家宗廟封疆，棄之若遺跡之不足惜，卒致

國事崩壞，身斬家滅，以迄於今也。豈非天哉！豈非天哉！宗忠簡之疽發背，有以也

夫！

按公初授太康令時，賊盤踞中州，舉境內無慮皆賊。公與其兄以柑，

字仲木悉

志力拒之，聞殺賊名，督撫上

牽上

其功，調商邱。當時天下無堅城，號將帥者擁兵觀

望，惕息惛

惛

懦，而不忍前；而督撫大吏，不能辦賊，託招撫之名以長

牽上養之。河南

稱殺賊者，皆曰商邱令及河內令王公漢。噫！使天下皆如二邑令，處處遏賊，雖至

今治平可也。賊數萬衆，急攻商邱；城陷，公夫人張氏並家屬俱死。公傷仆亂尸中，商邱民救之，三日復甦。蘇云：于是公逮刑部獄。獄中上書陳六事，皆切中時務。公不死，天也；冀得達天子用其言，事猶有可爲者，執政闕趙之不獲上。旣天子以爲無罪，出之獄，數日而京師陷。公又幸不死，與其兄冒死禍南下，所過勵忠義，結連草澤豪傑，圖復讐。至南，南人以爲從天而下也。蓋當時豺虎滿道，南北隔絕，無能達者。而公兄弟特至，至則上條議，及豪傑姓名山砦。樂義勇於當事。公旣參史閣部軍政，益條陳，大抵以收拾山東、河南、北爲江淮屏蔽，進足以取，退足以守，使強本固勢，乃足使諸悍將爲要領。觀其書，所經畫縷分，燭照數計，雖事後目擊者，不能如是。閣部題公兵部主事，經理河南，待數月，命不下；命下，則勢不可爲矣。公始事河南，終思用河南人，皆不獲展其志。悲夫！

予讀其書，剴切練要，宋李忠定、明王文成，其論事陳奏，弗是過也。嗟乎！使當時無此言，未足大恨；言之而卒不一聽，天乎！何至此耶！公之書，瞽者可見，聵者可

聞，痿如癱癘癩者，可蹶然起。而當世柄臣，具五官百骸，肉其軀，飲食其腹，乃使山

東、河南北之地，不力爭，可挈而歸我者，棄之不復顧。而公每條一事，又並擇其經制之人，卽沐猴而冠，禮鼠而人拱，亦知其爲大利，斷然爲之不終日。今若此，豈非天哉！

公之兄病以死，且八年，而公將老，猶伏在草間，得與予論述往事，出其書，對面讀之，張髻裂目，下血淚數斗。噫！此書傳不傳無足計，傳諸後世，將徒託空言，抑將不至託空言耶？其在天乎！其在天乎！

明季用人之不明，可以概見。才識如梁，而使抑塞以終，明社之屋宜也。

【註釋】【搯】刺也。【充耳】塞耳也。《詩·邶風》：「充耳。」【矐目】日失明也。【持定】《漢書·獻帝傳》：「險軍之計，計在持定。」

【宗忠簡】名鏞，字汝霖，宋魏州人。建炎初，爲東京留守，城上流，請高宗歸汴，爲黃潛濟等所阻，狼狽於背而卒。諡忠簡。

【太康】縣名，今屬河南省。【賊盤踞中州】明末流賊李自成起於米脂，熾於河南，盤踞河南爲中州，以其居天下之中也。

【無慮】猶言大半也。《漢書·趙充國傳》：「無慮萬二千人。」【商邱】縣名，今屬河南省。【榷】榷也。【河內】縣名，今河南沁陽縣。

【王淡】被縣人崇禮進士，調河內知縣，在行圃，與士卒同甘苦，善用間諜，威名大著。【甦】死而更生也。【關】獲聚也。

【京師】崇禎十七年，李自成陷京師，京師，今之北平也。

【史閣部】名可法，字應之，祥符人，崇禎進士。

王立，以兵部尚書大學士督師揚州，城陷被殺，後人稱爲史閣部。

【燭照數計】彙料事之明也。《韓愈文》：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。

【李忠定】名綱，字伯紀，宋邵武人，精康術，爲兵部侍郎，高宗即位，首召爲相，惟內治，整邊防，議軍政，力圖恢復，黃潛濟等沮之，七十

餘日而罷，卒諡忠定。

【王文成】名守仁，字伯安，明餘姚人，弘治進士，正德時巡撫南贛，平大帽山諸賊，定宸濠之亂，卒諡文成，世稱

陽明先生。

【接濟】鼓慳不仁之詞。

【五官】耳目口鼻心也，兩手及口耳目，亦稱五官。

【沐猴而冠】《史記項羽本紀》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。

【禮鼠而人拱】《埤雅》今一種鼠，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，謂之禮鼠。

吳楚人詩序

禁，古野字，野人，姓吳，名嘉紀，字賓賢，泰州布衣，所安樓揚，瀕於海，苦吟無知者，周禮國侍郎鑿釋之，由是

題野之名，吳清初詩話家增，王阮亭亦總遺之所著曰《陋軒集》，此序數類之通行序體也，凡題之書冊首者皆此。

計東

李市尊，號改亭，江蘇吳江人，弱冠著《露前上論》，上於史可法，可法奇之，贈治間，舉順天試，三上春官不第，與吳

中名士，結社論文以終，著有《改亭文集》。

今天下何處

士之多也。以余所見，今富貴利達之家，其坐客多世俗之稱

處士者焉。彼富貴利達者，視其家玩好，珍異之物無不具，獨不能具古今載籍

之語，乃挾其勢利，思籠籠罩罩鉤致一二貧賤失志，稍知詩與文，又自驕語爲高士者，以充其家玩好之一物。而彼驕語爲高士者，汲汲然欲以其詩與文求知於人，遂俯首甘心，求爲富貴利達者之所玩好而不辭。

余觀古之處士，未嘗不受知於富貴者之人，特其終身所受知者，一人而已；名且顯於天下。古富貴之人，於天下士，固無所不好。然誠能得士之報，使天下後世信其心之誠。然好士者，亦不過一二士，未若今天下兩者相遇多而相得者益少也。以毛公薛公之隱於博徒賣漿也，知從之遊者，獨信陵君耳。同時平原君亦好士，未嘗知毛公薛公在其國中。也以北郭騷之賢，幾不獲受知晏子；既知之，又幾失之；蓋知己之難若此。

以予觀我友泰州吳子楚人之詩，與其所以立身持己者，可謂不愧處士。而當時大公卿好士者之衆，能深知其詩與其立身持己之不愧，篤好而表彰之若不及者，惟櫟櫟周先生一人。卽阮亭且云：『我在揚州三年，不知海陵有吳子，

今乃從周司農公知之。予益歎吳子爲處士，非予所見爲多者之處士也；果非當世富貴利達不能爲文章者之所可籠罩鉤致之者也。吳子之詩，於是乎可傳矣！

讀此段令人失笑，亦令人三歎。嗚呼！今則求充玩好者且不得，而俯首甘心者，益厚顏矣！

【註釋】「不能具古今載籍之語」言不能爲文章也。

【毛公薛公】史失其名，並遵處士。毛公隱於博徒，薛公隱於賣

漿家。信陵君至趙，從之遊。平原君聞之曰：「公子妾人耳，乃從博徒賣漿者遊。」

【信陵君】名無忌，魏安釐王異母弟，封信陵君，爲

戰國四公子之一。

【平原君】名平原，趙文王弟，封於東武城，號平原君，亦戰國四公子之一。東武，今山東武城縣。

【北郭釐】

齊人，以養母求見晏子。晏子分倉粟而金遺之，辭金受粟。有問晏子見疑於景公，出辭，過北郭釐之門而辭。北郭釐曰：「夫子將焉適？」

晏子曰：「見疑於齊君，將出齊。」北郭釐曰：「夫子勉之矣！」晏子上車而數曰：「嬰亦不知士甚矣！」後北郭釐子自劍，以白晏子，景公

聞之，大駭，謂晏子反國。晏子聞北郭釐之以死自己也，曰：「嬰亦愈不知士甚矣！」

【秦州】今江蘇秦縣。

【機園周先生】

名亮，字元亮，河南祥符人，官至戶部侍郎。

【阮亭】姓王，名士鵬，字貽上，號阮亭，別號漁洋山人，新城人，工詩，順治進士，官至刑部

尚書，諡文簡。

【揚州】今江蘇江都縣等地。阮亭曾爲揚州推官。

【海陵】即秦縣，漢置縣，曰海陵，屬臨淮郡。

【司農公】清

時稱戶部尚書爲大司農，亮工爲戶部侍郎，故云。

奇零草序

奇零草爲張植言所作。植言，字支簪，又字若水，浙江鄞縣人。崇禎舉人。國變後，與錢肅樂迎監國魯王於天台。官兵都右侍郎。及魯王敗走閩中，去監以號。植言復與歸成功。規取金陵安微，未幾而成功之師潰於金陵。時植言軍安微，勢不可留，因走歸軍林門。嗣魯王薨，成功亦卒，植言遂散軍，居落迦山。旋爲清所執，至杭城被害。奇零草，今見張若水全集中。

姜宸英

字西溟，號湛園，浙江慈谿人。工詩古文詞，精書法，應修明史。康熙乙丑，以第三人及第，授編修。典順天鄉試，坐事下獄死。著有湛園集、西溟文鈔、湛園札記等書行於世。

余得此於定海，命謝子大周抄別本以歸。凡五七言近體若干首。今久失之矣，聊憶其大概爲序之。序以藏之。嗚呼！天地晦冥，風霾埋晝塞，山河失序，而沉星殞氣於窮荒絕島之間，猶能時出其光焰，以爲有目者之悲喜，而幸覩。雖其掄掩抑於一時，然要以俟之百世，雖欲使之終晦焉，不可得也。

客爲余言：「公在行杖間，無日不讀書，所遺集近十餘種，爲邏羅卒取去，或有流落人間者。此集是其甲辰以後，將解散部伍，歸隱於落迦嘉山所作也。」公自督師，未嘗受強藩節制，及九江遁還，漸有掣微肘帶，始邑邑不樂。洛而其歸隱

於海南也，自製一棹，置寺中，實糧其中，俟糧且盡死。門有兩猿守之，有警，猿必跳躑哀鳴，而問之至也，從後門入。既被羈會城，遠近人士，下及市井屠販賣餅之兒，無不持紙素，至羈所爭求翰墨。守卒利其金錢，喜爲請乞，公隨手揮灑，應之皆正氣歌也，讀之鮮不泣下者。獨士大夫家，或頗畏藏其書，以爲不祥。不知君臣父子之性，根於人心，而徵於事業，發於文章，雖歷變患，愈不可磨滅。

歷觀前代沈約撰宋書，疑立袁粲傳，齊武帝曰：「粲自是宋忠臣，何爲不可！」歐陽修不爲周韓通立傳，君子譏之。元聽湖南爲宋忠臣李芾，建祠，明長陵不罪藏方孝孺書者，此帝王盛德事，爲人臣子，處無諱之朝，宜思引君當道，臣各爲其主，凡一切勝國語言，不足避忌。余欲稍掇拾遺事，成傳略一卷，以備惇史之採，猶懼蒐搜訪未徧，將日就放失也。悲夫！

表章忠烈，議論激昂，末幅能言人所不敢言，尤徵膽識。

【註釋】【定海】清直隸縣，今爲縣，屬浙江省。【風竄】謂大風揚塵，土從上下也。天地晦冥三句，均寫國亡愁慘氣象。【邈

卒。巡祭之卒也。【流落人間】原言被執赴杭時，防守卒史西樂船首，中夜忽唱蘇武牧羊曲以相感勵，頗言被衣起曰：「汝亦有

心人歟！」相被和之。遂日呼哭語，因得贖其遺集。【甲辰】爲清聖祖康熙三年。康熙元年，魯王孫桂王爲吳三桂所弑，成功亦卒。二

年，清軍下金門廈門，熈言知事不成，遂散軍懸落湖山。【落湖山】在定海縣東海中，俗名普陀山。【九江】原名，屬江西省。成功

敗於金陵，熈言在安微，賄書成功，略謂「上游諸郡邑，俱爲我守，今日所恃者人心，倘違舍之而去，如百萬生靈何？」成功不聽，繼而以

入海。清軍布上下游，斷熈言歸路。熈言以九江有衆萬餘，乃決計西上，中途阻於清兵，改途得還壽甯。【掣肘】掣，引之也。喻使人

作事，而阻撓之也。志子譚爲單父孝，請借善書者，至單父，使書，從旁引其肘，書讀，則怒之，書者歸，以告善君，善君曰：「子譚懼吾後之。」

命毋復發單父。見《說苑》。【邑邑】通怏怏，憂鬱也。【棹】楫也。【門有兩猿守之】熈言善雙猿，以猿頭守，舟在十里外，猿

鳴水杪，即知聞至，因得爲備。【間】諜也，亦謂之類伴。時同緣山背攀藤而入，故熈言被執。【會城】猶省會，指杭州言。熈言至杭，杭

督趙廷臣禮以上賓，許其故部曲之內附者來謁。官吏顧見者，但拱手不起，終日廝面坐。士民賂守者，皆謁求書翰，無虛日。康熙三年九

月七日，赴市，遙望鳳凰山，色賦絕命詞，因被背。遣民萬餘大等，乃葬之於甯屏之陰。【正氣歌】宋文天祥爲元所拘，作正氣歌三十

韻，不屈而死。【沈約】字休文，梁吳興武康人。著有宋書一百卷，及四聲譜等書。【袁祭】字景宗，宋陳郡陽夏人。宋順帝時，

遣成淵救風，有不臣之志。祭與劉彥孫謀之，不克而死。疑立云者，以對於新朝，不敢表章之也。【齊武帝】卽蕭道成，仕宋封齊公，進

爵爲王，遂篡宋。【歐陽修】字永叔，宋廬陵人。著五代史七十四卷。【韓通】并州太原人，仕周爲侍衛副都指揮使，及陳橋兵變，

遣匡胤帥師入汴，欲廢周主，誣謀師衆繫之。爲王彥昇所害，妻子俱死。五代史中無傳。從元脫脫預宋史，有周三臣傳，尋通與焉。【李

滂】字叔章，其先廣平人，從魏汴，仕宋爲湖南安撫使。及元何里海派破潭州，死之。潭民亦多舉家自縊者。【長陵】明成祖葬長陵。

【方孝孺】見陳宏誥資鑑錄侯列傳後。【勝國】（周禮士部）「若祭勝國之社稷，則謂之尸。」後朝謂前朝曰勝國。【悼史】信史也。（殿內題）「皆有厚史。」悼史，厚厚之史也。

詩集自序

陳祖范

見論辨。

古無詩人，三百篇可知誰作者，十止得一二。蓋夫同扶下人而能爲詩，夫詩而皆有係於時也。

古之制，田功既畢，男女同巷夜績，有所怨恨，相從而歌；飢者歌其食，勞者歌其事。男女老而無子者，官衣食之，使之民間求詩，以備太史之采。是故王者不出戶牖，盡知天下所苦樂，落此風詩之所由興也。

大抵詩之作，出於無心，則其情真；又必各有所爲，故其義實。情真義實，故一國之事，係一人之本；而匹夫匹婦之歌吟，可以察治忽也。後之詩人，則異是。彼既以詩自命，人亦以詩相屬，入於是外物爲主而詩役焉，詩爲主而心役焉。以詩役

心，則心非其心，特牽於詩耳。詩於是無真性情。以外物役詩，則作如不作，特緣於外耳。詩於是無真比興。去然而情實彌隱，詞采彌工，義理彌消，波瀾彌富；而又格律以繩之，派別必以嚴之，時代以區分之。回視詩教之本來，其然乎？其不然乎？

古之詩，男女自言其傷，而關盛衰；後之詩，文人學士，斂精勞神，期以鼓吹風雅，反或無與預於得失。其故何哉？誠僞之分，醇醜離之判也。

予於斯事不求甚解，而竊好反尋其本，收拾舊稿，其無爲而作者去之，其爲人而作者又去之，止存其自吟自止，用適己事者，工拙所不計也。

非深於詩教者，安得有此言。

【註釋】【三百篇】（史記）「古詩三千餘篇，孔子刪之，爲三百五篇。」按節南山章，自言家父作誦以究王訓；巷伯章，自言寺人孟子作爲此詩；燕民章，自言宮中作驅糝如游風。其餘大抵不表姓氏，非若後世之欲以詩取名也。【同巷】（儀禮集傳）男女同巷

相與夜績，至於夜中，故女功一月，得四十五日作。【老而無子四句】何休云：「男年六十，女年五十，無子者，官衣食之，使采詩也。」

【風詩之所由興也】（詩國風騶離詩序）「上以風化下，下以風刺上，主文而譏諷，言之者無罪，聞之者足戒，故曰風。」【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】（國離詩序）「是以一國之事，繫一人之本，謂之風。」蓋猶言一國之事，繫此作詩者之一人也。【比

【關雎詩序】故詩有六義焉：一曰風，二曰賦，三曰比，四曰興，五曰雅，六曰頌。（《詩》）此者，見今之失，取比類以言之。興者，見今之美，取譬事以勸之。

【格律】謂詩之格調，如法律之嚴也。（杜山詩）晚節漸於詩律細。

【派別】如漢魏之詩爲漢魏派，齊梁之詩爲齊

梁派，唐宋分派，唐有初盛中晚之分。宋亦有南北之別。其餘名家之自成一派，後人摹奉之仿效之，而以爲宗主者，實指不勝屈。

【用適己事】（漢光武賜賈復書）「自適己事而已。」此言順我所欲，信口成吟也。

【鼓吹風雅】對曰興起詩辭也。

【醇醪】酒之原者曰醪，落者曰醇，言厚薄也。

海舶三集序

鮑晉白俗韻作鮑。

劉大櫚

櫚，音懸。大櫚字才甫，一字耕甫，號海峯，安徽桐城人。兩中順天副榜，乾隆丙辰，召試鴻臚，庚午與經學，皆報罷。

授黟縣教諭。著有海峯詩文集。

乘五板之船，浮於江淮，滄

切爲孔

然雲興，勃然風起，驚濤生，巨浪作，舟人僕夫，

失色相向，以爲將有傾覆之憂，沈淪之慘也。又况海水之所汨

骨

沒，渺爾無垠，

天吳跋

四 賜，

釋

魚鼈撞衝，人於其中，萍飄蓬轉，一任其挂穹

映

奔馳，曾不能以自

主，故往往魄動神喪，不待檣摧櫓折，而夢寐爲之不寧。顧乃俯仰自如，吟詠自

適，馳想於沈枕上，漑械之虛，寄情於霞虹之表，翩然而藻思去，蔚然而鴻章著。

振開寶之餘風，髣仿髴弗乎杜甫高岑之什，此所謂神勇者矣。

余謂不然。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，大如日輪，響如霆轟，切呼安則其於外物也，

視之而不見其形，聽之而不聞其聲，彼其視海水之蕩滂，古穴切如重茵，因莞曉席

之安；視崇島之崕，跌峴孽當前，如翠屏之列，几硯之陳；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沈

浮，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，歌聲出金石。若夫風潮澎奈湃派之音，彼固

有不及知者，而又何震懼懼恐懼之有！

翰林徐君亮直先生，以康熙某年之月日，奉使琉球，歲且及周，歌詩且千百

首，名之曰海舶三集，海內之薦紳大夫，莫不聞而知之矣。後二十餘年，先生既歸

老於家，乃命大櫓爲之序。

海風浪浪，海山蒼蒼，文之佳境似之。

【註釋】【五板】八尺曰板，官船長四丈也。【瀚然】雲起貌。【勃然】風動貌。【汨沒】浮沈之態。【渺爾無垠】

澗，水長也。垣，界限也。【天吳】海神也。【山海經】朝陽之谷，有神曰天吳，是爲水伯。【睽陽】疾視也。【胃】挂也。【馳想於

沈澗之澗】沈澗，滯氣也。言馳其思想於海氣冥澗之中。【霞虹】霞，低空所凝霧氣，因日光斜射而發光彩也。虹，日光射空氣內

所發光彩也。【翻然而藻思翔】翻然，自適貌。此言文思之高適也。【蔚然而鴻章著】蔚然，文深密貌。此言大文之發見

也。【振開寶之餘風勢露乎杜甫高岑之什】開元天寶，並唐玄宗年號。杜甫，字子美。高適，字達夫，一字仲武。岑參，南陽人。

均唐之工詩者。杜甫號稱詩史，高岑亦多傷時之作。蓋遺餘山之遺，懷想開元天寶時也。【蕩瀆】水涌出貌。【重茵莞席】茵，

褥座也。莞，草名，可作席。【陘峴】山高貌。【澎湃】水勢也。【徐亮直】名亮光，長洲人。康熙進士，官編修，賜一品服，使琉球，數

封國王。【琉球】國名，在東海中，今屬日本。【薦紳】《史記五帝紀》：「薦紳先生難言之。」紳，大帶之垂者，指，插也。古之仕者，垂

紳折笏，薦與撥也。

書明遼東經略熊公傳後

熊公，名廷弼，字飛百，江夏人。任遼東經略，爲人操陷死。

全祖望

字和衣，一字謝山，浙江鄞縣人。乾隆間進士，選庶吉士。散館歸，不復出。其學淵博無涯，著有經史問答、漢書

地理志釋疑、鮑培亭集等書。

明啓禎閒，東事之壞，如破竹之不可遏。一時大臣才氣魄力，足以措
支 挂 主
之者，熊司馬一人耳。

古稱溫太真挺挺若干丈松，雖磔磔同多節，自是足用。司馬之卞急，抗可解

厲，蓋亦此種；用人者貴展其才，原不當使一二腐儒操白簡以議其旁也。關門再出，廟堂諸公，忌其有所建白，乃以全不解兵之王化貞，漫夸六十萬兵平遼，爲之掣肘。時江侍郎秉謙，力陳經臣不得展布尺寸，反使撫臣得操節制之柄，必誤國事，不幸言而中去聲矣。當國者苟有人心，卽寸斬撫臣以謝經臣，猶且不足；反以不能死綏罪之，是猶束鳥獲之手足，使力不勝平聲匹讀作木。雖者代之任重，及蹶厥而償，則曰：「是亦獲有同咎，」可乎？

爰書將定，樞輔孫公承宗、大司寇喬公允昇、太僕周公朝瑞、刑曹顧公大章，皆援議能議勞之例；而太僕凡四上疏，褒佈如充耳。獨怪大司寇王公紀、大中丞鄒公元標、都諫魏公大中，亦皆力持以爲當死，是則予之所不能解者。

有明三百年，以文臣能任邊疆之事者，惟曾襄愍公銑先上聲，并司馬耳曾，死於西，熊死於東，英雄之所遇一也！

爲熊公呼冤，明季用人之顛倒，自可概見，而擠之死者，乃出自二三名儒，黨見之禍甚矣哉！

【註釋】【啓禎】天啓，明熹宗年號。崇禎，明懷宗年號。

【東事】時將兵克遼陽，經略袁應泰，巡按御史張象等皆死之，因復命

廷弼經略遼東。【擗拄】支撐也。【熊詞馬】時遣廷弼兵部尚書，如古司馬，故云。【溫太真】名皓，字晉甫，和嶠傳，「國

謂崎嶇森森如千丈松，雖理何多節自，超之大廈，有棟梁之用。」溫嶠傳無是語，作者誤引也。【礮石】小石攢積，狀其斷之夾

趨衆多也。【下急忱厲】下急，驟急也。忱厲，憤激不平也。【操白簡】晉書傅亮傳，「每有奏劾，或值日暮，捧白簡，擊警帶，

鏗則不寐。」故稱諫臣奏劾爲捧白簡。【兩門再出】靈指山海關，時廷弼二次經略遼東。【廟堂諸公】兵部尚書張鶴鳴，忌

廷弼甚，凡王化貞所請，無不允，而於廷弼則事事牽制之。大學士葉向高，爲化貞座主，亦左袒化貞，時既起廷弼於家，甚進化貞右，愈鄙

御史，巡撫廣寧，便宜行事。【漫夸六十萬兵平遼】初，化貞凡五用師，輒以無功引退。廷弼乞勅化貞慎重舉止，化貞上言，願得

六萬衆一舉蕩平，朝臣自閣部建言，皆右之。及失廣寧，化貞敗遁，向廷弼笑曰：「六萬衆一舉蕩平，竟何如？」案，明史載稱

大武，非六十萬。【江乘謙】字兆豫，歙人。時憲宗以經撫不和，謂廷臣議，乘謙言陛下命廷弼節制三方，則三方之進退守，當一一

聽其指揮，乃化貞欲進則使廷弼從之，欲退則使廷弼歸之，退化貞候進，則使廷弼進，不知所以，退不知所以守，是化貞有節

制廷弼之權，而廷弼未嘗有節制三方之權也。至殺朝議方撤廷弼，而化貞已棄廣寧道。【反以不能死綏罪之】廣寧既失，憲

宗令刑部尚書王紀、左都御史鄒元標、大理寺卿周應秋，會審廷弼化貞，獄成，奏言王化貞宜服上刑，無從再起，經略，即獲有控抱山

海之旨，識者已知其無意於廣寧。使廣寧告急之日，廷弼仗義蒞師，收餘燼以圖恢復，反敗為功，死且不朽，計不及此，一聞大兵既收，先奔橫州，卽有盡世之氣，亦不足顧憂師失地之罪矣。若引從回經略觀之，比之楊嗣多一過，比之盧應泰反欠一死，應俱坐斬，從之。

【烏獲匹讎】見孟子曹交章（註）曰：古字本作鴨，鴨也，從省作匹。後記說匹爲鷲是也。烏獲，古之有力人也，能舉千鈞。【爰書】爰，換也。古者重刑，兼有愛惡，故換獄書，使使官考實之。

【樞輔孫公承宗】字繼輝，高陽人，爲東閣大學士，出關視師，請寬廷弼死罪，遷成效用。

【大司寇喬公允昇】字吉甫，清河人，爲刑部尙書，欲因朝審，寬廷弼罪。

【太僕周公朝瑞】字思永，臨清人，爲太僕少卿，以廷弼才可用，請令帶罪守山海，廷四上，並抑不行。

【刑曹顧公大章】字伯欽，常熟人，爲刑部主事，投議能議勞例，曾化貞宜詳，廷弼宜論戍。

【議能議勞之例】案（周禮秋官）「小司寇之職，以八辟麗邦法，附刑罰，四曰議能之辟，五曰議功之辟。」亦卽功也。

【褒如充耳】褒，衣飾盛裝（詩邶風）「褒如充耳。」言衣服雖盛，而塞耳如不聞也。

【王紀郝元標魏大中】紀，字惟理，芮城人，崇禎時正，時論譁然，曾勸魏忠賢黨徐大化沈灌等，元標，字爾瞻，吉水人，官左都御史，廷首善書院，集同志議學，有高名，魏忠賢亂政，罷歸。大中，字孔時，嘉善人，以忤魏忠賢，下獄死。三人皆正人，而皆力持廷弼以爲當死者。

【曾襄愍公統】統，字子重，江都人，世宗時，俺答錄河套，統繼復之，忤魏忠賢，論斬。河套，卽蒙古鄂爾多斯。其地東西北三面距黃河，南限邊城，故謂之河套。

書王荆公文集後

王荆公，見王慶齡王安石蘇洵論屢註。

袁

枚

字子才，號簡齋，浙江錢塘人，乾隆間進士。以庶吉士徵館，歷知溧水江寧等縣，早歲游組，寓居金陵，築隱園以

終老，著有小倉山房全集。

序跋 書王荆公文集後

荆公上上仁宗書，通識治體，幾乎王佐之才；何以新法一行，天下大病？讀其度支廳壁記，而後歎其心術之謬也。

夫財者，先王以之養人聚人，而非以之制人也。今其言曰：『苟不理財，則閭巷之賤人，皆可以擅取與之利，以與人主爭黔首，而放其無窮之欲。』然則荆公之所以理財者，其意不過奪賤人取與之權，與之爭黔首，而非爲養人聚人計也。是乃商賈古角富之見，心術先乖，其作用安得不悖？

三代聖人無理財之官，但求足民，不求足國，其時黔首熙熙，一心歸附，譬之臧獲婢妾，仰食於家主，然所以蓄之者，恃有恩意德教，維繫其閒，不徒恃財以相制也。後世秦隋兩朝，專求足國，不求足民，卒之與爭黔首者，陳涉竇建德之流，貧民乎？富民乎？

夫物之不齊，物之情也。民之有貧富，猶壽之有長短，造物亦無如何！先王因物付物，使之強不凌弱，衆不暴寡而已。春秋時，阡陌切藝未開，豪強未并，孔門弟

子，業已富者自富，貧者自貧，而聖人身爲之師，亦不聞哀諸侯多益寡，損子貢以助顏淵，勸子華使養原憲者，何也？

宋室之貧，在納幣郊費冗或上員諸病。荆公不揣其本，弊弊焉以賒貸取贏，

考其所獲，不逮桑孔，而民怨則過之。以利爲利，不以義爲利，爭黔首，反失黔首矣。悲夫！

理財之法，莫詳於官禮；然必有睚鱗之意，而後可行之。安石正坐不解此耳，作用安得而不悖。

【註釋】【仁宗】初名受益，更名顥，真宗第六子。嘉祐五年，安石上萬言書，有因天下之力，以生天下之財；取天下之財，以供天下之費等語。

【新法】宋神宗信任王安石，由是頒行新法。如青苗法之貸民以錢，出息二分，春散而秋斂之；農田水利法之遺使八人，求廢田之遺利等，皆是。卒以所用非人，利民反以擾民。

【度支廳壁記】文集中有度支副使壁題名記。案宋治五代說三司使，通管度支鹽鐵戶部，謂之總領三部。又置三部副使各一人。【黔首】秦謂民爲黔首，爭黔首者，謂國家籠絡人民，富人之力，亦足以備格之。

【熙熙】和也。老子：衆人熙熙。【臧獲】見胡天游命說。

【陳涉】名勝，陽城人，與吳廣同起兵抗秦，不成而死。

【寶建德】澤州人。隋大業間，避充小帥，從征高麗，尋去爲至盜。久之，據樂壽稱王，國號曰反，應討平之。

【阡陌未開】阡陌，田間

遺路也。東西爲陌，南北爲阡。秦至孝公時，商鞅變法，始廢井田，開阡陌。

【**真**】誠也。【**子貢**】姓端木，名賜，魯人。孔子弟子，善貨殖。

【**顏淵**】名回，魯人。孔子弟子。家貧好學，簞食瓢飲，不改其樂。

【**子華**】姓公西赤，名赤，魯人。使齊時，乘肥馬，衣輕裘，羞孔子弟子之貧者。

【**原憲**】字子思，魯人。或曰宋人。蓬戶糞窟，上灌下溼，匡坐而終。羞孔子弟子之極貧者。

【**納幣**】禮之盟，曹利用以銀十萬兩，約二十萬匹，爲歲幣之數，定和議。至仁宗時，又增歲幣銀絹各十萬，乃與夏和。又歲賜銀絹茶二十五萬。

【**郊費**】宋制每歲一親南郊，即行祭天之禮，每次須賞緡錢五百餘萬。

【**冗員**】宋徽宗時，內外官通一萬三千餘員，英宗時官至三萬四千員。大臣罷退者，多優以藩鎮姓名，待制以下，亦或帶留從觀察等銜，於是節度使至八十餘人，刺史以上數千人，祿賜例與現任者同，皆坐糜國用。

【**弊弊**】經費艱，（莊子逍遙遊）執詐弊焉，以天下爲事。【**以賒貸取贏**】指青苗法之貸民以錢而言。【**桑孔**】桑弘羊爲洛陽賈人子，孔鮒爲南陽大治，僞爲大農令，弘羊爲大農中丞，皆漢武帝時首利之臣。【**以利爲利二句**】（大學）此兩句不以利爲利，以義爲利也。

書崔實政論後 實，字子真，一名洽，字元始，廣安平人。舉至孝，獨行，除爲郎。明於政體，當世便事數十條，名曰政論。

措切時弊，仲長統謂人主宜寫一通，置之坐側。

袁枚

崔實政論曰：『嚴之則治，寬之則亂；孝宣之治，優於孝文。』仲長統曰：『人

君宜書此一通，置之坐側。」是二人者，教後世之君，日以殺人爲事者也！夫政者，正也；當其可，則政矣。古之聖人，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。議貴議親，非寬也；刑人於市，與衆弃古棄之，不蔽要囚，非嚴也。亦曰當法而已。當則無所不治，不當則無所不亂。安見嚴者皆治，而寬者皆亂也？

或曰：「實之爲此言者，目擊元成之衰，孝宣之中興故耳。」是大不然。夫元成之衰，是昏也，非寬也。果其寬，則蕭傅不殺，堪猛不誅，王章不死矣。孝宣之中興，是明也，非嚴也。若果嚴，則不弛酒食之禁，不除子匿父之條，不縱張敞之亡命矣。或曰：「實此言，爲桓靈之柔懦言之。」是尤不然。善射者有志於殺人，其所殺者，其讐也；不善射者有志於殺人，則旁穿斜出，必殺數十人而讐猶未死也。教英主以嚴猶可，教庸主以嚴尤不可。當桓靈之昏，黨錮四牢獄，毒流海內，李雲、寇榮、張鈞、劉陶之死，實猶以爲未足乎！

「然則子產火烈之說非與？」平曰：「火，明象也，明其法，使不犯而已，不以

焦爛爲功也。」古之人，知英主不世出，昏主亦不世出，故爲中人設制，曰：「御衆以寬，寬則得衆，曰：寬而有制，未聞以嚴教者。以宣帝之明而有意於嚴，故趙蓋讀韓楊之死，猶不厭衆心，況桓靈乎？吳劉虞弋作先刑後禮論，陸遜非之，當矣。

層層駁斥，理論自當。

【註釋】【孝宣】見卷一同義錄論。【孝文】名恆，高帝中子，初封代王，惠帝無嗣，呂后崩，大臣迎立之。【仲長統】字公

理，漢山陽高平人，荀爽同族名，舉爲尚書郎，後參丞相曹操軍事，著論曰：「昔者，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。」見《漢書大禹謨》。此

言與其殺無罪之人，寧受違法之咎也。【議貴議親】《周禮秋官》：「小司寇之職，以八辟麗邦法，附刑罰，一曰議殺之辟，六曰議

貴之辟。」蓋謂親及貴有罪，當議議得其罪，乃附邦法而附於刑機也。【刑人於市與衆弃之】句見《禮王制》。【丕徹要

囚】要囚，謂繫囚之要領，丕，大也，徹，斷也，謂斷獄當大察其疑辭也。句見《書康誥》。【元成之義】元帝名爽，宣帝太子，優游不斷

官，弘恭石顯專權，帝宣之樂，由是而衰，成帝名驁，元帝太子，耽於酒色，委政王氏，卒致王莽篡漢之禍。【孝宣中興】孝宣之治，

信賞必罰，綜核名實，政事文學法理之士，咸盡其能，至於技巧工匠器械，自元成間，鮮能及之，更稱其職，民安其業，爲西漢中興之主。

【蕭傳】蕭望之字長倩，東海蘭陵人，宣帝時爲太子太傅，元帝即位，望之爲弘恭石顯所譴，遂盡繫獄，望之自殺。【堪猛】周舉，字

少卿，齊人，堪猛，堪弟子，望之既自殺，心管愍之，以樓前與望之同免官，迺權堪爲光祿勳，堪爲光祿大夫，給事中，弘恭石顯又譴之，後堪

疾瘠不能言而卒，堪爲石顯所譴，自殺。【王章】字仲荆，泰山鉅平人，爲京兆尹，舉自王鳳而不附鳳，乃奏封事，言鳳專權蔽主，成帝

善之，風因稱疾，帝優詔殺風，以起之。帝使尙書勅章，罪下獄吏，章竟死獄中。【酒食之禁】宣帝五鳳二年，詔有郡國二千石，不得

燕民隆酒，食相賀召，云云。【子匿父】宣帝地節四年，詔有自今子匿父母，妻匿夫，孫匿大父母，皆勿坐云云。【張敞亡命】

張敞字子高，河東平陽人，後徙杜陵。爲京兆尹，使掾裂冠案事，毋私歸其家口。【五日京兆尹，安能復奏事。】敞聞，即收得繫獄驗治，竟

致其死。會立春，行冤獄使者出，毋家蔽尸自官，使者奉敞賊殺不辜，帝情敞才，欲令敞得自便，即以敞爲楊，免爲庶人。敞謂關上印綬，

從關下亡命，禦音如。【桓靈】桓帝名志，靈帝名宏，皆東漢之君主。【黨錮牢獄】桓帝延熹九年，治黨人，殺南陽太守成瑨，太

原太守劉質，捕司徒校尉李膺，太僕杜密，部黨二百餘人下獄，並策免太尉陳蕃。永康元年，赦黨人歸田里，禁錮終身。靈帝建寧二年，復

治黨人，殺前司徒校尉李膺等百餘人。黨類云者，因其爲黨人，而永禁之，使不得仕也。【李雲】字升祖，甘陵人。桓帝時，立被疑民女

者氏爲皇后。數月間，后家封者四人，賞賜巨萬。雲上書極諫，帝震怒，下有司逮捕，死獄中。【寇榮】寇恂孫，上谷昌平人。桓帝時爲侍

中，性矜整自貴，以此見害於梁冀。而從兄子尙帝妹益陽長公主，帝又聽其從孫女於後宮，左右益惡之。延熹中，遂陷以罪，與宗族免

爵。後復上書，帝怒，遂誅之。【張鈞】靈帝時爲郎中，上書言張角之亂，由十常侍，請殺之以謝百姓。帝怒，御史遂誣奏鈞坐黃巾道，收

鈞於死獄中。【劉陶】字子奇，一名偉，潁州潁陰人。張角兵起，上書言天下大亂，皆由宦官。宦官共譖陶，因收陶下獄，閉氣而死。

【火烈之說】子產有疾，謂子太叔曰：「我死，子必爲政。唯有刑者能以寬服民，其次莫如猛。夫火烈，民望而畏之，故鮮死焉；水滯，

民狎而斃之，則多死焉，故寬難。」語見《左傳》。後子產名僕，爲春秋鄭國賢相，治鄭以嚴而民服者。【趙蓋韓楊之死】趙蓋、韓

並見善一同蓋寬饒論。楊名憚，與太僕戴長樂不合。長樂上書告憚以主上爲敵，請尤存邊，詔免爲庶人，嗣後斬。

【不厭衆心】司馬溫公論曰：「以尊宣之明，魏相丙吉爲丞相，于定國爲廷尉，而趙蓋、韓楊之死，皆不厭衆心。」不厭者，不洽也。【劉廙】字恭嗣，南

勝安衆人。延安中爲丞相攝攝。【陸遜】字伯言，三國吳郡吳人。佐孫權，大破蜀漢兵於夷陵，拜輔國大將軍，領荊州牧，官至丞相。

書書永清張乞人事後

趙佑

字啓人，號鹿泉，浙江仁和人。乾隆間進士，由編修歷官左都御史，屢典文衡，工品蹟，以制舉染名天下。著有詩

飲堂集。

嘉善周震榮宰永清，嘗書張乞人事。張乞人，永清縣南門外貧人也；父歿，行乞養母，止無廬舍，穴土爲居。會天大雪，知縣魏繼齊過其處，聞歌聲出地中，怪之。左右曰：「張乞人也。」呼出問之。答曰：「今日我母生辰，歌以勸餐耳。」命車載其母子至官廨。繼齊母餽其母大布及粟，繼齊餽乞人錢十緡。民乞人叩頭曰：「官母賜我母，不敢不受；官賜我，我不敢受。」繼齊曰：「與其殘杯冷炙，日夕沿門也。」答曰：「殘杯冷炙，我母安之久矣，且無所汗也。我愚民，不知此十緡，官何所受之。我母年八十，我年六十有一，爲官清白，百姓足矣！」繼齊慚汗下，不復聲去強聲上授焉。爲聲去營室於城內金花巷，將命居之；乞人負其母去，不知所終。於是仁

和老友趙佑讀而爲書其後云。

乞而孝，難已；乞而廉，尤難。觀乞人之受官母賜，不受官賜，其真視萬鍾猶噉呼同噉促哉！惟孝，故能廉；不廉，不成其爲孝也。雖然，乞人以乞養母，官以官養母，官

母之賜乞母，何莫非官之有所受以安其母；乞人特推其安母之心，以重官母，亦善聲去爲官地也。官盡徐省其向所受之果克安母，母之安之亦如乞母乎？則無獨爲乞人難聲去也，則猶幸此一官之知慚也！

奇人奇事奇文。

【註釋】【嘉善】縣名，屬浙江省。

【宰永清】宰，縣令也。永清，縣名，屬河北省。

【廨】辦公之房舍也。

【藉】設奠也。

【仁和】濟寧縣名，今與嶧縣合爲統縣，屬浙江省。

【視萬鍾猶噉噉】噉，以足踢物也。鍾，量名，能受六斛四斗。（孟子告子）一簞

食，一豆羹，得之則生，弗得則死，噉爾而與之，行道之人弗受；噉爾而與之，乞人不屑也。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，萬鍾於我何加焉！

讀朱子書

朱子，名濂，字元晦，後改字仲晦，宋婺源人。相與中登進士，歷高、孝、寧四朝，累官轉運副使，檢校國待制，祿

修撰，卒諡文。淳祐時，從祀孔廟；清康熙中，升位於十哲之次，故稱朱子。其論治以正君植民爲主，其論學以居敬窮理爲主，宋

之理學，至熹而集其大成。古人讀書有得，則書於簡後，備遺忘也，庶以前所未有。

彭紹升

字允初，錢尺木，江蘇長洲人，乾隆二十六年進士。壯歲喜浮屠之學，禮佛不下樓者四十年。又有《竹林集》。

行居集，詩有《湖海集》、《剡河集》。

予讀朱子書，觀其上學上 孝宗諸封事，及與陳同甫往復書，力持於天人之界，

王

伯

義利之辨，每爲

之愀

然變容，灑然易慮，曠然發蒙，覆

而躋

千仞之上也。

千仞之上也。

千仞之上也。

千仞之上也。

千仞之上也。

千仞之上也。

千仞之上也。

千仞之上也。

千仞之上也。

千仞之上也。

千仞之上也。

千仞之上也。

千仞之上也。

千仞之上也。

千仞之上也。

千仞之上也。

千仞之上也。

千仞之上也。

千仞之上也。

嗚呼！古今之變，生死之故，不可勝窮。然而天地則有位矣！日月則有度矣！

星辰則有行矣！是理也，確乎其不變者也；浩乎其無際者也；先聖後聖，其揆一也。

予嘗讀論語而得之曰：『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』一言而天人之幾決

矣。孟子述孔子者也，曰：『行一不義，殺一不辜而得天下，有不爲也。』一言而王

伯義利之辨明矣。敬也者，立此者也；義也者，宜此者也。朱子於此，信之深，守之篤，

其所以得孔孟之傳者，實在於是。後之述朱子者，徇其末不求其本，所以論說

日繁，而日遠於大道也。

能見其大，筆亦不支。

【註釋】【上孝宗封事】孝宗名昀，太祖六世孫德芳之後，秀王傳之子。高宗無嗣，育爲皇太子，封事，密奏也。朱熹所上封事如

大本者陛下之心，急務則輔翼太子，選用大臣，振舉紀綱，變化風俗，愛養民力，備明軍政。凡此六事，皆不可緩，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。一心正，則六事無不正等語。管子天理人欲三注章焉。

【陳同甫】名亮，永康人。幼穎異，爲文俊麗雄偉，有奇志，慨以天下自任。著有

【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】語見《論語先進篇》。

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】見《孟子公孫丑篇》。

【徇】

童子撫談序

批、音約。

陳庚煥

見論辨。

古者生子，自能食，能言皆有教。而諸母爲子師者，亦皆通曉大義，隨時而

誘導之。蓋在未就傅之年，教之已不侔於後世矣。古之人材，安得而不盛哉！

後之愛其子者則不然。方其幼也，委之婢媪，雜弄而咻之，順適其意而

已，不必導於正也。比通入學知誦說，則教以屬對綴切竹文取富貴已矣；於古人之教，概乎未有聞也。父兄先生，即閒羣去告以處身涉世之道，亦往往卑之無甚高論。至語乎古人格言遺訓，則曰：彼一時，此一時也；不否同則曰：今人固不能然，然不可不令羣平小子知此意也。小子聽之，則已唯唯切羣於心，謂古人所云云，皆無與於我者也。少羣去既寡聞，長羣上復羣去何述。有操觚羣之子，發難羣去於父兄者矣；有取名致科，而不知禮義廉恥爲何物者矣。嗟乎！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，豈古今人不相若歟，毋亦教之不先者過歟！世之爲父兄者，孰不欲其子弟之賢，而懼其不肖；顧不以古人之道教之者，懼妨進取也。然使子弟專進取而不知古人之道，即幸而富貴，其傲父兄而貽之累羣去者，蓋不少矣。於父兄亦何利焉！夫父兄之利，孰大於教子弟；然則蒙養之訓，何可以不豫也。

明呂近溪先生，撰小兒語，以備能言之教，意最近古；顧其語間多中州鄉談，閩中小兒不解也。至其子新吾先生所續，則陳義益高，尤非兒曹所能猝曉，間嘗

竊取其意，以平日聞於父兄師友者，綴以五言，傳童子輩誦而習之，因事觸物，時爲之講說。語不必文，韻不必叶，惟取其淺近易知，切實易行而已。雖於古者小學之教，近溪新吾之意，無能髣髴萬一；然使童輩耳而熟之，不至怖若河漢，而聽之欲臥也，則亦不爲無小補矣。因撫而存之，曰「童子撫談」。

此實古今人材升降一大關鍵，安得此書遍行流布，使大家子弟，皆得以端童蒙也。

【註釋】【就傳】（禮內則）十年出就外傳，居宿於外。【咻】言語相提授也。一番爾，甘言以慰之也。【綴文】綴，連也。連字

成句連句成篇之謂也。【操觚】觚，簡策也。古人用以書文字。【發難父兄】謂與父兄爲難也。【蒙養】（易蒙卦）「蒙以

養正，聖功也。」言蒙養而能養以正道，卽爲聖功所自始。【呂近溪新吾】新吾，一作心吾，名坤，字叔簡，明河南寧陵人。官至刑部

左侍郎。著有去偽齋文集十卷。近溪，新吾父。【中州】指河南省。【閩中】指福建省。【怖若河漢】（莊子逍遙遊）「吾聞

言於接輿，大而無當，往而不返，輪河漢而無軸也。」今因謂大言無實者曰河漢。

書魏叔子集後

叔子，名麟，字冰叔，江西寧都人。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，不赴。有叔子文編。

王慶麟

見論辨。

觀叔子之文，最長上人識見。叔子盛推朝宗，朝宗故當不及也。集太多，予欲錄其精美者爲一集，而去客遊後作什之九以附焉。

嗟夫！使叔子足不下金精山，不愛浮譽，不受大腹賈古金錢，濫作文字，不急欲成集，益之歲年，演漾平迤移，時而出之，庶幾乎儒者之文矣。昌黎云：「無慕乎速成，無誘於勢利。」有味哉！有味哉！

首陽無薇蕨，夷齊早槁死矣。責叔子者，愛叔子也；九原有知，那得不慚汗浹背。

【註釋】【朝宗】姓侯，見王叔論。【蕪】險草也，此作朝宗。【金精山】在江西寧都縣西北，叔子隱於此。【大腹賈】

指富商也。叔子受人金，爲人作書序甚誌銘。【演漾平迤】演，水迴曲貌。澹，水搖動貌。迤，斜也。言平行而又斜行也。此狀其文之變

到功深。【昌黎】韓愈，字退之，其先世居昌黎，宋元豐中，因進封爲昌黎伯，故世稱韓昌黎。昌黎，唐縣，故城在今河北通縣東。【無

慕乎速成二句】語見韓愈答李翱書。

書牘

答王介祺書

介祺名德佑，新城人。明亡，隱易州之五公山，講性命之學。卒後，私諡文節先生。著有房諸編十卷。

刁

包

字蒙吉，鄆州人。自號用六居士。明天啓中舉人，入講不仕。著有**用六集**。

自孔孟而後千四百年，未有庶幾斯道者。濂溪倡首，二程繼之，然後孔孟之道，昭昭揭日月而行。至論安勉之殊，則明道自勝伊川；若二十餘年承往聖會來學之功，則伊川實過明道。但其言樸實，其文平澹，當時且不能與蘇學爭一日之長。使非晦庵極力表章，程氏不將與羣言共湮沒與平。然則無程氏，是無孔孟也；無晦庵，是無程氏也。後有作者，斷斷乎不能與程朱共功矣。而陽明於濂溪明道之後，推陸子靜。子靜之學，大似陽明，其表章而尊崇之固宜；必欲加諸伊川晦庵之上，恐子靜亦不能安其位耳。

且程朱窮理之說，徵諸四書，考諸六經，確乎不能易也。故自小學以入大學，何莫非窮理之教乎？時時有可窮之理，事事物物有可窮之理；舍上窮理而言致

知，正來書所謂鏡花水月，安有入手時耶！所以然者，陽明天分_耳殊絕，始而馳騫於詞章，泛濫於佛老；久已博聞洽記，一日天誘其衷，豁然大悟，本末體用，一以貫之，無勞爲銖積寸累之事。然以之自治及中人以上者可矣；必垂爲法程，教學者，詔天下來世，恐後人希頓悟而事捷徑，將流於閒曠虛寂，而不從事於身體力行，豈不誣哉！

持論明通。

【註釋】【濂溪】水名，在今湖南道縣，宋周敦頤居此，其後居廬山蓮花峯南，有溪合於濂江，周亦名之爲濂溪。學者稱曰濂溪先生。【二程】程明道程伊川兄弟，皆宋之大儒，有二程遺書行於世。【昭昭句】語見莊子山木篇。【安勉】《中庸》或安而行之，或勉而行之。【蘇學】宋蘇軾工詞章，世稱之爲蘇學。【晦庵】宋朱子講學之室，在今福建建陽縣西北雲谷山旁，後人故稱朱子曰晦庵先生。【陽明】明王守仁之學，以良知良能爲主，稱爲姚江派。曾築臺陽明洞中，世稱陽明先生。【陸子靜】名九淵，宋金溪人，居貴溪之象山，號象山先生。嘗與朱熹會講鵝湖，論多不合。熹主道問學，九淵主尊德性；熹好註經，九淵則謂學苟知還，則六經皆我註腳；故宗旨各異。【鏡花水月】鏡中花，水中月，皆幻景也。【頓悟】言下立悟也。（世說補）宋文帝嘗問慧觀頓悟之義，誰復明之，答云：生公弟子道猷。

與人書

顧炎武

明遺民，初名絳，字寧人，江蘇崑山人。自號澹山樵，學者稱亭林先生。年十四，爲諸生，以貢薦授兵部司務。明亡，

凡六調學政，六轉思陵，往還關陞河北之間，凡十年。晚乃卜居華陰。康熙間舉鴻博，嚴修明史，力辭不赴。著有詩文集、日知

錄、求古錄、顧氏石經考等書。

宋史言劉忠肅每戒子弟曰：「士當以器識爲先，一命爲文人，無足觀矣！」

僕自一讀此言，便絕應酬文字，所以養其器識，而不墮於文人也。懸牌於室，以拒來請，人所共見，足下尙不知耶？抑將謂隨俗爲之，而無傷於器識耶？中孚爲其先妣求傳去，再三終已辭之。蓋止爲一人一家之事，而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，則不作也。

韓文公文起八代之衰，若但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

諸篇，而一切七語銘狀，概爲謝絕，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；今猶未敢許也。此非

僕之言，當日劉差又已譏之。

中孚之母，先生不爲之作傳，立言之矜重可知。讀此文，見劉文人品，尙高昌黎一等。

【註釋】【宋史】元祐駁等議，凡四百九十六卷。【劉忠肅】名攀，字孝老，宋永靜東光人。嘉祐進士，爲監察御史，不阿新法。

官至僕射，兼中書侍郎，出知鄆州，卒諡忠肅。【中孚】姓李，名頤，中孚其字也，自署曰二曲土室窮夫，陝西藍田人，爲濟初大儒。父可

幾，崇禎時，以壯武從軍爲村首，曉敵死。母彭氏，聞報欲以身殉，以子幼，制淚撫之。令頤從師學。頤稍長，母夫人日言忠孝節義事以督之。

故頤以昌明聖學爲己任。明亡後，隱居不仕。康熙時，徵召鴻博，稱疾固辭。自是反饋剝辱，不復與人接。惟顧炎武至，則款待之。【先

妣】稱其已故之母也。【韓文公】見王慶齡書魏叔子集後呂察註。【文起八代之衰】八代，謂東漢、魏、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、隋也。

句見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。【泰山北斗】唐書韓愈傳贊所與，意以六經之文，爲諸儒信自愈，其學盛行，學者仰之如泰山

北斗。【劉文】唐書韓愈傳劉文開筵接天下士，步時之後，以爭語不能下，因持麈尾數斤，曰：「此麈尾中人得耳，不若與劉君爲

壽。」意不能止。

與三姪書

顧炎武

新正已移至華下。祠堂書院之事，雖皆秦人爲之，然吾亦須自買堡中書

室一所，水田四五十畝，爲饗癩食孫之計。秦人慕經學，重處上士，持清議，實與他省不同。黃精松花，山中所產；沙苑院疾疾藜藜止，隔一水。終日服餌，便可不肉不茗。切然華陰縮穀各關河之口，雖足不出戶，而能見天下之人，聞天下之事。一旦有警，入山守險，不過十里之遙；若志在四方，則一出關門，亦有建飯零之便。

今年三月，乘道途之無虞，及筋力之未倦，出嶠函，觀伊維，洛歷嵩松少，學亦有一二好學學之士，聞風願交。但中土饑荒，不能久留，遂旋車而西矣。彼中經營方始，固不能久留于外也。

先生行止靡定，晚年乃欲以華下爲菟裘，而首邱之思久絕矣。中間數語，尤見烈士暮年，壯心未已。

【註釋】【華下】華山之下也，今陝西郿縣。先生往還河北諸邊，凡十年，始卜居陝之華陰。【秦人】指陝西省人。先生至華陰，上黃君思無，築室居之。【饗食】朝食曰饗，夕食曰飧。【黃精】多年生草，莖高一二尺，葉似百合。夏初葉散開花，下垂如小

銜色淡綠，花後結黑實如豆，根爲管狀，色白而青，根數均可入藥。【松花】松樹之花粉，可食。岑參詩：五粒松花酒，雙溪道士家。

【沙苑】在今陝西大荔縣南，一名沙阜，產莢莢。唐書高祖紀：武德六年，如華陰，獵於沙苑。《藝文類聚》：沙苑茫茫獲莢秋。

【莢莢】（本草）莢莢有二種：一杜莢莢，開小黃花，結芒刺；一白莢莢，川沙苑，結莢，長寸許，子大如黍粒。【止隔一水】一水，謂渭

水，大荔在渭北，華陰在渭南。【華陰縮穀關河之口】關謂龍關，在華陰東，河謂黃河，在華陰東北。縮穀，言華陰道狹，縮其進口，

若車轂之淺也。【入山守險】謂華山，在華陰南十里，山之東有牛心谷，南通瀾洛，爲險阻處。【建飯】飯，屋瓦之仰蓋者，亦

曰瓦溝。建飯，喻向下之勢易也。《漢書高帝紀》：管輅居高屋之上，逐飯水也。【皓】二嶺山，在今河南洛寧縣北，其地或謂之皓，或

謂之迴監，或謂之囑家。【函】謂函谷關，見侯方域王猛論。【伊】伊水，出河南襄氏縣東南，頓嶺，東北流至偃師縣入洛。【維】

洛水出陝西雒南縣之秦嶺，東北流至河南汜水縣入河。【嵩】謂嵩山，一名太室山，五嶽之中嶽也，在河南登封縣北。【少】謂少

室山，在登封縣西。

與趙韞退大參書

王弘撰

字無異，一字文修，號山史，陝西華陰人。著有澠水文集、顧亭林管主其家、工書法，故當時牌版多出其手。

昨承執事枉駕，以貴鄉諸先生之命，屬入爲賀相去國馮公壽文，且云本之

相國意。又述相國嘗稱弘撰文爲不戾於古法。此雖弘撰所惶悚不敢當，而知己

之誼，則有中心藏之而不忘者，卽當欣躍操觚，竭其所蓄，直寫相國碩德偉抱，輔世長上民之大略，以求得相國之歡。然而審之於己，度編之於世，皆有所不可，故敢敬陳其愚，唯執事詳察焉！

弘撰以衰病之人，謬叨薦舉，嘗具詞控釋去，諸本省撫軍，轉咨吏部，不允；嗣又奉旨嚴催，不得已，強上勉匍匍匍伏以來京師，復釋具詞令釋平，小兒抱呈吏部，又不允。借居吳天寺僧舍，僵委臥一榻，兩月以來，未嘗出寺門一步；卽大人先生，有忘貴惠顧者，皆不能答拜，特令小兒持一刺詣門稱謝而已。鬚白齒危，兩目昏花，不能作楷書，意欲臨期，尙復陳情冀倖於萬一，蒙天子之矜憐而放還田里。

夫賀相國之壽，非細故也。諸先生或在翰苑，或在臺省，或在部司，皆聞釋望素著，人人屬耳目焉。公爲屏障以爲相國壽，則其文必傳觀都下，非可以私藏巾笥者也。弘撰進而不能應天子之詔，乃退而作賀相國之壽文，無論學疎才短，不能揄揚相國之德，卽朝廷寬厚之恩，亦未必以此爲罪。而揆之於法，旣有所不合；

揣之於心，亦有所不安；甚至使不知者，以弘撰於相國，素不識面，今一旦爲此文，疑爲夤緣相國之門，希圖錄用，欺世盜名，將必有指摘之及。不但文不足爲相國重，而且重爲相國累，此弘撰之所以逡巡而不敢承也。卽執事代爲弘撰籌之，亦豈有不如是者哉？不然，操天下文章之柄，爲天子教育人才，天下之士，望之如秦山北斗，伏謁門下者，咸思得邀相國之一盼爲榮。其間負名位而擅詞華者，固繁有徒，而相國獨屬意於賤子，身非木石，豈不有心識此義者而顧推委而不爲，有此人情也乎？所謂韓愈亦人耳，所行如此，欲以何求耶？是用直布腹心，唯執事裁之諒之，並乞上告相國，倘邀惠於相國，得歸老華山，爲擊壤之民，以遂其吠疇該本作息之願，午夜一燈，曉牕萬字，其不能忘相國之德，將以傳之紀載，而形之歌詠者，必有在矣。燕平山易水，共聞斯語，唯執事圖之！

直抒胸臆，婉曲中自有三公不易之操，殆非可以筆墨強飾也。百世後讀之，猶能廉頑立懦，與李天生乞歸養疏，皆清代有數文字。

馮相國嘗在萬柳堂置酒燕客，一時作賦作文者，皆鴻博諸君子也。先生獨不應命，可謂加人一等矣。

【註釋】【執事】言左右執役之人，不敢直詣所尊也。【馮公】名溥，字孔博，一字易齋，山東益都人。諡文毅。【操觚】解見

陳庚煥童子遊漢序注（陸機文賦）或操觚以率爾。【翰苑】翰林院也。【臺省】漢書中臺在禁省中，故稱臺省。唐時尚書

省稱中臺，門下省稱東臺，中書省稱西臺，皆在禁省，故總稱曰臺省。【部司】指吏、戶、禮、兵、刑、工六部之屬官也。【巾笥】（莊子

秋水）「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，王巾笥而藏之。」方者曰笥，以竹爲之。【賁緣】見陳庚煥說文。【逡巡】行不遑貌。【韓

愈亦人耳】（韓退之釋言）愈曰：「前之謗我於宰相者，翰林不知也；後之謗我於翰林者，宰相不知也。今二公合處而會言，若及

愈，必曰：「韓愈亦人耳，彼楚宰相，又殺翰林，其將何求。」【華山】即西嶽，在陝西華陰縣南。【擊壤之民】堯遊廣藪，有老

人擊壤而歌曰：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。帝力何有于我哉！」【燕山易水共聞斯語】晉詞也。燕山在河北

薊縣東市，易水有南北中之分，皆出今易縣。

與朱錫鬯書

錫鬯，號竹垞，詳見寄譚十一兄左羽書下。

申涵光

字和孟，一字鳩盟，直隸永年人。貢生。明亡後，絕意進取，晚年名益高。著有蘊山文集。

少壯時有限之聰明，誤用於詩者二十年，非不一知半解。爾時自矜其能，及

至事過興聲去闌，回想袖手苦吟時，殊亦何樂。聞足下怪我不作古文，此語不似知我者。夫古文之難，又非詩比，左、國、史、漢、韓、柳、歐、蘇法備矣。斤斤摹之，則爲效顰；韻跳附而別圖，便墮惡道。故有明三百年，有名篇，無名集，職是故也。

僕自罷去作詩，如宿負畢償，一身輕快。今老矣，精力日減，萬念俱灰。豈能攢

似完眉吮唇毫，與少年之士爭雄長聲上哉！且長在草野，復聲去亦無文可作。不能爲

史，則無紀載之文；不能上聲上書陳言，則無諫諍聲去之文；杜門兀聲上坐，不復浪遊

四方，則無山川古蹟登眺聲上遊覽之文。論古則舊學半忘，不能憶古人姓氏；論

今則於分切扶非宜，且亦不知國計民生利弊安在。將爲傳聲去誌之文，則爲人子

孫者，多求顯爵以榮親，問及布衣者寡矣。卽往來尺牘，向頗有之，今經年無見及

者；及者又不過寒暄數語，無可裁答。以是而思，眞復何文之可作哉！

近嘗把玩宋儒語錄，聊以檢點身心，爲晚年寡過之計，非敢標理學之名，聚

徒豎義，如昔人角立門戶爲也。魏環極近有札云：「年少文壇，老來理路，天道之

春夏而秋冬，聖學之博文而約禮。』此言是也。足下怪我不作古文，有說乎？幸有以教我！

中間自是實話，無文可作，朱某可謂多事矣。當以魏環極之言爲歸宿。

【註釋】【誤用於詩者二十年】潘先少與張孟殷爲友善，喜作詩，晨夕唱和，時稱慶南三才子。【左國史漢】左國別

之春秋傳，國語，司馬遷之史記，班固范曄之前後漢書，及劉向所編定之戰國策，並爲後世作文者所宗。

【韓柳歐蘇】唐之昌黎韓愈，河東柳宗元，宋之廣陵歐陽修，眉山蘇洵，及洵二子軾、轍，皆以古文明。【斤斤】謂着意摹仿也。【效顰】摹古作頤。（莊子

天籟）西子病心而顰，其里之醜人，見而美之，歸亦捧心而效其顰。富人見之，閉門而不出；貧人見之，挈妻子而去之。彼知美顰而不知

顰之所以美。【跳】與逃遁。（漢齊高帝紀）漢王跳。【有名篇無名集】百集中非無佳作，不能一一盡善也。【宋儒語錄】

皆論性說理，與諸弟子問答之語，文官之中，夾雜俗語，如朱子語錄，程子語錄等。【堅義】堅，建也。謂述一義以號召衆人也。【魏

環極】名象樞，號磨齋，直隸蔚州人。順治丙戌進士，官至刑部尚書，諡敏果。有寒松堂集。【博文約禮】（論語雍也）傳我以文，

約之以禮。

復程天修

賀貽孫

見論辨。

弘慈至，知兄入廬山讀書，與枯禪爲伍，精專如此，鬼神避之矣。獨弟夙在先人庇廕之下，雖廉吏子孫，然比之寒士，差讀作爲有間。聲去於是時惜陰自愛，而於世味取其近厚者，於事境取其近甘者，於讀書作文取其近逸者；以無涯逐有涯，疲有用於無用，倏忽二十九歲，遂如日暮。

今先君先祖沒，不肖多病之軀，驟膺大故。老母幼弟，相依爲命，家務外事，補苴尼余切支吾，日不暇給。蓋造物之薄我，苦我勞我，遂若此其極也。而弟尙不知返，以爲是厚者與夫甘且逸者，可以久處不遷也。譬之盛夏入涼亭，倚修竹以永歲月，忽然霜隕泉澗，冰堅龍見，聲去猶服絺聲綌，揮團扇，不自知寒威之逼體也。昔人咎文之不進，必曰俗務紛心，天分扶同切有限；弟弱冠聲去荒廢，學殖未落，豈敢歸咎天分，而獨懼俗務之日來也。先祖先父丘隴松楸，秋稍已經營，兩弟亦漸舉婚聘，外侮內患，差可銷彌。薄田百畝，付之僮僕能者。自此而後，亦欲遊匡廬，登衡嶽，觀潮汐，於浙江，探波濤於彭蠡，聲以發吾文章之奇，以與天下後世相見，以不

負吾祖父永訣叮嚀之言耳！噫！亦晚矣！

越人有以呼盧失業者，猝見波斯海船，木難火齊，齊，齊恫，恫，恫心臟，同目，方撫膺
涕泣，乞其小瓊，蘇碎玉，執盤匱，移搖鼗，桃鼓，博百千文錢以救饑寒，可不悲哉！弟
今且爲越人矣。不知波斯老賈，古其尙矜而助之耶？其任其潦倒博場，迨至悔恨
憬，炯悟，然後乞，器其緒餘耶？其必能擇一以居於此矣。
追悼前失，俯望後修，厲志冲襟，皆可得之筆墨之外。

【註釋】【廬山】在江西星子縣西北九江縣南，一曰匡廬。【枯禪】釋家以寂滅爲宗旨，故稱禪。

【以無涯逐有涯】（莊子養生主）「吾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；以有涯逐無涯，殆已。」涯，界限也。文云以無限之知識，逐有限之歲月，勢必終窮也。

【大故】父母之喪曰大故。【補苴支吾】（韓愈文）「補苴罅漏。」苴，包裹也。支吾，通枝梧，猶支持也。

【衡嶽】即南嶽，在湖南衡山縣西北。【潮汐】朝曰潮，夕曰汐。

【浙江】古漸水，亦名之江，在浙江省。北源曰新安江，南源曰錢塘江，至建德，合而東北流，經

桐廬，稱桐江；經富陽，稱富春江；經杭州，稱錢塘江；由海入海，錢塘江潮最有名。【彭蠡】即鄱陽湖，在江西九江縣東南。【呼盧】博

博箭之戲。五子皆黑曰盧，故勝之采也，故謂賭博曰呼盧。【波斯】西亞細亞之王國，古時商於其地，珍寶之所萃也。【木難】（南越志）木難，金翅鳥採所成，碧色珠也，大秦國珍之。

【火齊】珠名，或曰石也。（寶貨錄）天然出火齊如雲母，色紫而有光顯，博

如錦囊，積之無秘藏之重。【恟】恐懼也。【璣】珠之不圓者。【極】古盞器。【鼓】如鼓而小，旁有兩耳，持其柄搖之，兩耳響

自擊者。【憬】憂悟也。【乞其精餘】此乞字作以物與人解，唐人慣用之。

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

南京時復社名士，作留都防亂揭，逐之大，鉞盟，閉門謝客，獨與馬士英相結。嗣王立，士英秉政，以為兵部侍郎，旋進兵部尚書。

專務報復，請兵革，大鉞乞降，從攻仙霞，僅介石上死。

侯方域 見論辨

僕竊聞君子處上己，不欲自恕，而苛責他人以非其道。今執事之於僕，乃有

不然者，願為去聲執事陳之。

執事，僕之去聲父行也。神宗之末，與大人同朝，相得甚歡。其後乃有欲終事

執事而不能者，執事當自追憶其故，不必僕言之也。大人削官歸，僕時方少，每

侍，未嘗不念執事之才，而嗟惜者彌日。及僕稍長，去聲知讀書，求友金陵，將戒途，而

大人送之曰：『金陵有御史成公勇者，雖於我為後進，我常心重之。汝至，當以為

師。又有老友方公孔炤，昭汝當持刺拜於牀下。」語不及執事。及至金陵，則成公已得罪去，僅見方公。其子以智者，僕之夙交也，以此晨夕過從。執事與方公同爲父行，理當謁，然而不敢者，執事當自追憶其故，不必僕言之也。今執事乃責僕與方公厚，而與執事薄，噫，亦過矣。

忽一日，有王將軍過僕甚恭，每一至，必邀僕爲詩歌；既得之，必喜，而爲僕賈世酒奏伎，招遊舫，助攜山屐，劇殷殷積旬不倦。僕初不解，旣而疑以問將軍。將軍乃屏丙人以告僕曰：「是皆阮光祿所願納交於君者也。光祿方爲諸君所誦，切願更以道聲去之。君之友陳君定生，吳君次尾，庶稍顯乎！」僕歛容謝之曰：「光祿身爲貴卿，又不少佳賓客，足自娛，安用此二三書生爲哉？僕道之兩君，必重爲兩君所絕；若僕獨私從光祿遊，又竊恐無益光祿。辱相款八日，意良厚，然不得不絕矣。」凡此皆僕平心稱斤量，自以爲未甚太過，而執事顧含怒不已，僕誠無所逃罪矣。

昨夜方寢，而楊令君文驄叩門過僕曰：「左將軍兵且來，都人洶洶；四阮光祿揚同言於清議堂，云「子與有舊，且應之於內。」子盍行乎！僕乃知執事不獨見怒，而且恨之，欲置之族滅而後快也。僕與左誠有舊，亦已奉熊尚書之教，馳書止之，其心事尙不可知。若其犯順，則賊也；僕誠應於內，亦賊也。士君子稍知禮義，何至甘心作賊。萬一有焉，此必日暮途窮，倒行而逆施。若昔日乾干兒義孫之徒，計無復之，容出於此，而僕豈其人耶！何執事文織之深也！

竊怪執事常願下交天下士，而轉展蹉蹉跎跎，乃至嫁禍而滅人之族，亦甚違其本念。倘一旦追憶天下士所以相遠之故，未必不悔；悔未必不改。果悔且改，靜待之數年，心事未必不暴侯白；心事果暴白，天下士未必不接踵而至。執事之門，僕果見天下士接踵而至執事之門，亦必且隨屬其後，長揖謝過，豈爲晚乎？而奈何陰毒左計，一至於此！

僕今已遭亂無家，扁扁舟短棹，措此身甚易。去獨惜執事伎伎機一動，長伏

草莽則已，萬一復聲去得志，必至殺盡天下士，以酬其宿所不快。則是使天下士終

不得復至執事之門，而後世操簡書以議執事者，不能如僕之詞微而義婉也。僕

且去，可以不言，然恐執事不察，終謂僕於長聲上者傲，故敢述其區區，不宣。

搥鼓而前，正平罵曹，有此氣概，無此委婉。就文論文，似昌黎集中得意之作。

【註釋】【父行】於父當同輩行也。【神宗】名趙顛，穆宗子。【大人】漢人稱父曰大人，且（高祖紀）及（樊亮傳），朝宗父

名物，官至戶部尚書。【相得甚歡】阮大鍼少有俊才，甚來黨閹時，侯恂絕愛之。【追憶其故】大鍼爲魏忠賢死，明思宗繼

之九罪，比於魃魅魍魎，斥居金陵。【削官】天啓四年，魏忠賢賜東林黨人獄，侯恂削籍，時朝宗方七歲也。【彌日】終日也。

【求友金陵】崇禎十二年，朝宗應南京試，交陳定生吳次尾，及南中諸名士。【戒途】（在叻書），零雲戒途。【威勇】字仁有，

安樂人，崇禎十一年，成勇官御史，以救黃道周被逮。【方孔炤】字潛夫，桐城人，曾官湖廣巡撫，爲楊嗣昌劾奏，下獄。【朝】今之

名片也。【方以智】字密之，號鹿起，爲東林四公子之一，崇禎進士，爲檢討，國變後，棄家爲僧，名弘智，號無可，又號絕地和尙，有浮山

堂集。【王將軍】阮大鍼嘗大鍼既爲清議所斥，它與陳貞慧，賈汝與賈，實首其事，持之力，大鍼不得已，欲朝宗爲解之，乃假所善

王將軍口載酒與朝宗遊，有李姬者，名香，俠而慧，勸朝宗絕之，朝宗罷，王將軍者殊快，快，因辭去，不復通。【賈酒】賈，餘也。（史記

高祖紀）魯從王姬家賈酒。【陳定生】即貞慧，官與人，以名歸子，讀書砥行，傾家財交天下名士，與如皋，冒濶，及方城，以智，并稱四

公子。【吳次尾】即應翼，貴池人。南都失守，起兵應命，旋敗死。【滿】沛也。【楊文驄】字龍友，貴陽人。崇禎時，官江寧知縣。

及福王立於南京，爲兵部主事，歷員外郎、郎中。【左將軍】名良玉，字崑山，明遼東人。初爲都司，崇禎十六年，禦荊襄，福王時，封寧

南侯。是時良玉以糧盡引兵東下，以清君側爲名，欲趨金陵，道死。【子與有舊】左良玉爲侯恂舊部，嘗三過商邱，拜伏如家人，不

敢居於客齋。【熊尙書】名明遇，字良樞，累遷兵部尙書。左兵振江州，且夕且至，明遇請朝宗往說之。朝宗乃御署中爲書以付明遇，

聽致之良玉，良玉旋得書而止。【扁舟】小舟也。【伎】書也。

與鄧衛玉書

鄭日奎

字次公，江西貴溪人。順治十六年進士，由庶吉士官至禮部郎中，著有滄庵文集。

閱來論，其論次僕文，似多假借，不敢當。至謂僕以京華清暑，日與諸名公卿

負海內文章重望者遊，以故風氣日上，上聲似有所師承云云。僕捧讀之餘，不勝不

悚息。以僕文爲佳，固未也；謂有師承，則無之矣。長安人物所萃，鉅公名流多在

焉，則就正有道，是其地。又僕前官翰林，文學臣也；近雖改部郎，部務亦甚簡，與讀

書論文事不妨，是其時。又僕嗜詩文，嘗樂得從勝己者遊，非專己自是者比，是

其人以是三者，宜乎來論云云。乃爾也。抑知有大不然者乎？僕負性素拙，且介，足下所知，雅不樂遊尊顯者門。或當遷除，朝謂參後，故例必往謁，不獲已，問道已經，得其狀，赧甚，然不可免也。姑造釋去焉，則必先賄閹釋者，爲婉詞求其通。閹者猶不遽達，直曰：「屬方有公事，君且去。」約以他日。既不敢強，釋上復釋去不敢違約。如期往，或不值，值矣，則下馬拱立門外。閹者將刺入，良久，始出報曰：「屬方倦，少憩也。」或曰：「甫進餐。」或曰：「方與某客談未竟，君姑俟。」乃引至別室中，几席略不備，苟然命坐。良久，口且燥，腹且饑，或疲欲就臥。當此之時，面目不可以告妻子，每憤起欲棄去，不顧度釋於理又不可，勉俟之。良久，閹者趨前曰：「請見矣。」急從之入。相見時，尊顯者禮殊簡貴，坐定，慰勞釋去外，寥寥數語，都不及文字。然公卿大臣，立功報主，是其職也，固不當仍話措大生計。乃修己治人之方，經時濟物之道，略不一進教之。豈我輩未可與言耶？抑尊卑相見之禮，自古而然耶？茶罷，三揖而別，如是而已。如是者一旦甚，其可再乎！

夫今之負海內文章望者，大半皆居尊顯據要路者也。一旦以閒署郎官驟通其門，而曰余以文章求教者也，誰則信者？且既無以厭闇者欲，初至必姑辭之；再則且箕踞，以對三往，鮮不笑且罵之矣。此雖主人之意必不然，然謁者之難，昔人已歎之。況我輩尙未得入其門，登其堂，奉其色笑，又安測主人意指所在哉！僕性既拙且介，不工爲佞，一旦作此舉動，足未進口未言，面已發赤。即使請益有獲，所得幾何，所喪已大，以是離羣索居，不能坐進於此道，明矣。

且夫文章信有師承，抑師又何常之有乎？韓得於左，柳得於國，廬陵得於西漢，眉山父子得於戰國策，固未嘗親炙其人，受其提命者也。昔有行路得師者，今名公卿手筆，固所景慕。然得其詩若文，讀而私淑之，足矣；無已，更進而求之古，亦足矣。外以欺於人，而內以欺於心，則豈鄭子所敢出哉！足下深於古者也，肯進而教之，以匡所不逮，亟請得執鞭以從。

作者自云：「此書略盡予腹中事。予前後晉京五六年，執卷以見者，惟鄉試座

主及同鄉前輩一二公。最後得雲汀先生，予願足矣。然予之文終得之琉璃廠書肆之中，非常有師也。且必寶賓為學一先生之言，又安得有文哉！

【註釋】【清署】職務清閒之署也。【長安】借指京師。【措大】謂士也。【海錄碎事】謂措大，眼孔小，與

錢十萬貫，囊破屋子矣。【謁者之難昔人已歎之】袁國策，蘇秦之楚，三日乃得見王，曰：「楚食貴於玉，薪食如桂，謁者難得

見如鬼，王難得見如天帝。」【離羣索居】禮記檀弓，子夏曰：「吾離羣而索居，亦已久矣。」【韓得於左四句】參看申

蒲光與朱勉書，左、咸、史、漢、保、柳、歐、蘇註。【親炙】親近而薰炙之也。【提命】謂耳提而面命也。

寄譚十一兄左羽書

左羽名瑄，廣、熙舉人，官至禮科給事中，有冊、萬、樓、樓、編。

朱彝尊

字錫，豐、寧、路，浙江、秀、水人，年十七，棄舉子業，肆力古學。康熙己未，舉博學鴻詞，以布衣入翰林，官檢討。著有

曝書亭集、經義考、明詩綜等。

江生自昌平至，述十一兄比遊來頗有不豫之色。叩其故，則以賢主人好音樂，延吳下歌板師，所進食單，恆倍主客之奉，思辭之歸。弟以為不足介意也。

昔者孔子以燔頰肉不至行，穆生以醴酒不設去，則以先至後不至，先設後

不設，是謂禮貌衰，則去之；去之固宜矣。在易同人之象曰：「君子以類族辨物。」蓋物各有族，在人類而辨之，君子惟自審其分切扶間處聲上焉，斯無不自得矣。

不觀夫昏者乎？娶妻而納采，儼皮純細四帛可也。至於買妾，有費百金者；若欲落營妓之籍，非千金不可。其流愈下，其直益高，禮固有以少爲貴者。且歌板師之教曲，在兄未適館以前，主人既置之別館，不與同席，每食但與兄偕，則能類族辨物矣。食單之豐，譬如以魚飼寺狸，以肉餵委犬，於兄何損焉？孟子有言：「飲食之人，則人賤之。」兄若引去，不知者將以兄爲飲食之人，其可哉？故特附書左右，惟垂聽焉！

譚亦有守之士，文亦規勸得體。先生不以文名，而文亦簡潔可喜。

【註釋】

【昌平】濟州，屬順天府，今改縣，屬河北省。

【燔肉不至】孔子相魯，齊人惡，遺魯君女樂以沮之。季孫借魯君往觀

終日，怠於政事。子路曰：「夫子可以行矣。」孔子曰：「魯今且郊，如致燔于大夫，則齊將可以止。」乃竟不至，孔子遂行。

【醴酒不

設】楚元王與魯申公穉生自生，俱受詩存邱伯，及王楚，以三人爲中大夫。穉生不嗜酒，元王每爲設醴，及孫戊即位，嘗設，後忘設焉。移

生惡曰：『可以逝矣。贈酒不設，王之意，不去，楚人將緡我於市。』【禮貌衰則去之】（孟子告子篇）雖未行其言也，迎之致教以有禮，則賞之；禮窮衰，則去之。【君子以類族辨物】（卷之五）君子於類聚之中，仍分別物品也。【納采】（儀禮士昏禮納采注）使人納其采擇之禮。納采，古史考：伏義制嫁娶，以鹿皮爲禮。【純帛】（周禮蘇氏）凡嫁子娶妻，入幣純帛，無過五兩。采有布帛，衣鳥獸皮，故以爲禮。【納幣】（周禮蘇氏）凡嫁子娶妻，入幣純帛，無過五兩。【註】純實細字，納幣用緡，婦人陰也，凡娶禮必用其類。【妓】女樂也。漢武始置管妓，以待軍士之無妻室者。見（漢武外事）。【飲食之人則人賤之】（孟子告子）飲食之人，則人賤之矣，爲其養小以失大也。

與荆璞家兄論臺變書

荆璞爲鼎元兄廷珍之字，以征臺變功，官至福建水師提督，卒諡襄毅。

藍鼎元

字玉霖，號鹿洲，福建漳浦人。由拔貢藍蔭授青照知縣，官至廣州知府，著有平臺紀略、東征集、鹿洲公案、榕陽學

案、鹿洲初集等書。

晨興出門，聞市人偶語：『臺灣有變，賊首姓朱，名一貴，已戕命官，踞臺郡。』此異事也，早料海疆宜急綢繆。兄前月舟中聞雷，弟已閒談及之。曾幾何時，東方果有兵事，不幸言之偶中。實兄建功立業之秋也。屈指浙閩諸將帥，可屬大事，無如兄者。羽書徵調，當在旦晚，宜亟整甲帳，具脯糒，鍛斷戈矛，選兵

配艦，以待出師。大丈夫得提三尺，爲歷去國家誅亂討賊，奠安桑梓，何其壯也！

制府滿公，智深勇沈，平可與共事。但省會隔遠，鞭長不及，兄宜指陳事勢，請

其移駐廈門，就近督事，面商調度。內有制府彈壓指揮，兄可一意前驅，無呼應不靈之患；外有吾兄統兵殺賊，制府可高枕無憂，繕飛報大捷之疏矣。弟雖不才，將鼓棹而觀之！

寥寥數語，志氣無敵，是淮陰登壇武侯出隆中時景象。

【註釋】【臺灣】海中大島，在福建省東，本爲中土。清光緒甲午，割讓日本。【朱一貴】臺灣知府王珍，稅釐苛虐，被捕結會及

私伐出水者二百餘人，應以死刑。鳳山縣民黃殿璋，利用一貴朱氏，稱爲明商，奉之起兵。凡七日而全臺盡失。【舟中聞雷】不賞

雷而雷，爲臺灣變亂之先兆。【羽書】軍中文書。有急事，即以鳥羽加插之，名曰羽書。【脯】乾肉也。【糒】乾飯。行軍用之。

【鐵】鑿鐵而使之鋒利也。【三尺】謂三尺劍。【桑梓】《詩小雅》「維桑與梓，必恭敬止。」以桑梓爲父輩之所樹，故昭己所

生之地曰桑梓。【滿公】名保，時爲浙閩總督。制府，即總督之稱。【移駐廈門】廈門，舊龍，今福建思明縣。時滿保已飛檄調廷

參而自兼程赴廈，令廷珍統統水陸官軍。

爲學一首示子姪

此亦書檄類之一體，爲長者書以示子姪者，與贈序之勉勵人者頗相似。

彭端淑

字樂齋，四川丹棱人。雍正癸丑進士，官兵部主事。有白鶴堂集。

天下事有難易乎？爲之，則難者亦易矣；不爲，則易者亦難矣。人之爲學有難易乎？則難者亦易矣；不學，則易者亦難矣。吾資之昏，不逮人也；吾材之庸，不逮人也；且且而學之，久而不息焉，迄乎成，而亦不知其昏與庸也。吾資之聰，倍人也；吾材之敏，倍人也；屏_丙棄而不用，其昏與庸，無以異也。聖人之道，卒於魯也傳之。然則昏庸聰敏之用，豈有常哉？

蜀之鄙有二僧：其一貧，其一富。貧者語_法於富者曰：『吾欲之南海，何如？』富者曰：『子何恃而往？』曰：『吾一瓶一鉢_鉢足矣。』富者曰：『吾數年來欲買舟而下，_去猶未能也；子何恃而往？』越明年，貧者自南海還，以告富者。富者有慚色。西蜀之去南海，不知幾_上千里也，僧富者不能至，而貧者至之。人之立志，顧不如蜀鄙之僧哉！是故聰與敏，可恃而不可恃也；自恃其聰與敏而不學，自敗者也。昏與庸，可限而不可限也；不自限其昏與庸，而力學不倦，自力者也。

最足醒人，妙不詞費。

【註釋】「聖人之道卒於魯也傳之」魯，鈍也。孔子之門弟子三千，參以魯聞，而傳道乃在參。參，曾子名。

【蜀】今四川省。

【鄒】遠鄙也。【南海】今浙江普陀山。【自力】言能自勉力也。

與友人書

陸繼輅

字祁孫，江蘇陽湖人，舉人，著有樂百樂齋文集。

侔烹來，言所治地僻而土瘠，城中居民不及百家，大府以足下曾任繁劇，才大不可以簡縣屈，若以治獄留省中待遷其可，足下遂瞻顧不行。僕聞之，未以為信。何者？地僻則官無奔走迎候之勞，可專志為治；土瘠則民無驕奢淫蕩之習，而教令易解法行。此正宜足下所樂。乃自春徂夏，猶未上上事，是非徒有所瞻顧，而實自薄之，不屑往也。果爾，則足下之才，方今郡守監司，不逮什百者，何可數計；而足下乃浮湛沉同縣令，將并薄之不為耶？

向在京師，見牧令謁吏部出者，欣戚之意，判然見辟去於顏色。叩其故，則曰某

地官富，某地貧，訟言而不諱；吏習如此，可爲深歎。豈足下胸中，亦有此等計較。未能悉化耶，抑別有他故？望卽裁答，毋令平久蓄此疑！

此邑令之通弊也，古今人何遽不相及。

【註釋】【俘】僕役也。

【大府】清代以之稱總督巡撫。

【繁劇】劇，猶甚也。指煩雜最甚之縣。

【簡縣】奉少之縣也。

【治獄待遷】否在省會任發審委員，候案缺而遷調也。

【瞻顧】東陵西顧，不能決也。

【郡守監司】郡守，前清之知府。監司，

調遷臨而何察之也。刑與何通，刑外官自道以上至督撫，通稱監司大員。【調吏部】舊制，稱官出於吏部，購見也。

復彭麗生書

曾國藩

字伯簡，號壽生，湖南湘鄉人。道光十八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檢討。官至武英殿大學士，兩江總督。以平洪楊功，

封一等毅勇侯，世襲，卒諡文正。著有詩文集奏議劄記各種。

前承惠書，存唁。

去不孝，頃又蒙手書，所以期勛。

想故人，甚篤且勤。國藩積愆

叢慝，無實行去而盜虛聲，爲神明所不容；乃不隕滅我躬，而延禍於吾母，惟

心悔憾，蓋不得自比於人數，其又何經濟之足言！願如足下所稱，今日不可救藥

心悔憾，蓋不得自比於人數，其又何經濟之足言！願如足下所稱，今日不可救藥

除切

之端，惟在人心陷溺，絕無廉恥云云，則國藩之私見，實與賢者相照。文上合。

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，無餉不足痛哭；獨舉目斯世，求一攘利不先，赴義恐後，忠憤耿耿者，不可亟得。或僅得之，而又屈居卑下，往往抑鬱不伸，以挫以去，以死；而貪饕退縮者，果驥首而上騰，而富貴而名譽，而老健不死，此其可爲浩歎者也！足下與某公書，言之至爲深痛。積年痒疥，爲君一搔；憂患餘生，得少快慰。國藩來此，蓋以鄂中失守，恐其回竄，不得不出，以自別於畏死者之徒。至於求有補濟，則骯之性，將以方柄周旋於圓鑿之中，亦知其鉏

切助 呂 錡 語 而 鮮 上 當 去 矣。

刻下所志，惟在練兵除暴二事；練兵則猶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；除暴則借一方之良，鋤一方之莠。故急訪各州縣公正紳耆，佐我不逮，先與以一書，然後剴切示諭之。年來飽更世故，又經憂患，齒髮稍侵，精神頹敗。幸故人一來顧我，相對敘論，收召散亡之魂魄，裒濯如山之塵垢，庶生新機，而還舊識，卽拯時艱。

於萬一，亦未可知。郭筠仙、劉霞仙、羅羅山，及平日交舊，都來此閱，尙望足下惠然命駕，無任佇企！

滿腹憤懣，盡情一洩。就文論文，入諸昌黎集中，恐亦不辨楮葉。

【註釋】【存嗜句】弔生曰嗜，存嗜，謂存問而弔嗜也。時國藩居母喪。

【勸】勉也。【盜虛聲】（後漢書黃瓊傳）處士純盜虛聲。

【椎心】言心如爲推所擊也。椎，偁作槌。（說文）鐵椎也。【經濟】經國濟世之具。

【膈合】合也。膈，一讀若斂，俗謂合鐵曰膈。【鄂中】鄂武昌。【飢餓】餓直之貌。按，飯宜作抗。（後漢趙壹傳）抗餓倚門邊。

【方柄圓鑿】柄，木端之入孔處；鑿，其孔也。楚辭：圓鑿而方柄兮，固知其圓鑿而難入。【鈕鑿】不相入之意也。

【七年之病二句】語見（孟子離婁篇）。【郭筠仙】名嵩，湖南湘陰人。道光二十七年進士，官至兵部侍郎，有愛知書屋集。

【劉霞仙】名華，字孟容，湘鄉人。官陝西巡撫，有養廉堂集。

【羅羅山】名澤南，字仲岳，湖南湘鄉人。以諸生從戎，死於洪楊之難。

贈序

甘衷素字說

此爲贈序類，與論辨類之說體不同。蓋解釋命名之義，而說以詔之也。

彭士望

字躬庵，一字樹齋，江西南昌人。明遺民，少有雋才。黃道周下獄，士望承父遺命，傾身營救，幾顯不測。及道周歸

成，事乃解。後從魏叔子講學，舉徵峯，在易堂中，所學尤以躬行爲本。著有恥躬堂記。

己酉春三月二日，吾友甘健齋之長學上子表，生十六年而冠；學去予既賓而冠

之矣。甘子請曰：『古者男子既冠而字，惟先生字之！』予作而應曰：『表亦聞萬

曆之季，天啓崇禎之間，士多負大名於世。初仕，起家爲令，爲理官，或選爲庶常中

博，學上鮮不重名節，不愛一錢，聽訟聽察，摘發若神。比遊入爲臺諫，或待次爲坊，則

益刻厲。立殿陛，與天子宰相學去爭是非，無少撓曲；卽廷杖詔獄，亦有所不顧。及踐

歷開府台司，公孤卿貳，外示儉約，持風裁；內漸發露，始復留意田宅，好女子孫他

日之計。遇國家艱大事，輒規卸不欲爲，以爲吾今日去，已不失爲顯官，優游餘歲。

吾門生故吏，徧布海內，卽家居，猶盛氣勢。此自其爲童子諸生時，聰明才辨，爲耆

碩所引拔，私相浸灌；益習爲強滑，議朝政，持當途要害。公卿畏其口，莫不倒屣到

門，已赫奕爲名士，踐歷樞要。幸寧沒盛平之世，其聲猶足以冒天下之庸人，顯稱

詡火羽而陰私慕法，而不知其中之所挾持。當其外立名義，政聲爛然之時，已判

殊如圭璋之不可合。其用心若淵，所以蒙主上，誤民生，欺天下後世者，僅足以賣一己之聲名；而神明齷齪，本實傾邪，恆惘通怨於鬼神，或造去聲次見羞於妻妾。馴如至甲申之變，取帝后及所有之天下而送之；而已所爲田宅好女子孫遠久之計，亦蕩析而靡遺。令平聲及見之，不無悔艾。而後之幸脫而繼起者，猶染其心傳而未有已也。此不亦修飾其外，而藏垢其中者之彰明較著者乎！

表今冠，當出門履錯之初，其平日講貫於父師，誦習於古往者，於善惡影響言行聲去樞機之故，必聞之既熟；而予獨發輓近百餘年聞聲去人華士之隱，以爲表元吉之特。古沃切秦之庭懸照膽之鏡，以知其人之忠邪；古神醫亦必有隔垣之視，以審其腠。漢理溫涼虛實之所在。人之心，隱重平聲膈隔而莫窺，亦復揭居謁切日月而無可遁，惟坦然潔白，人皆見之。則凡言之背馳，聲勢之苟得，必有所畏恥而不屑，而後此之盛德大業，猶繪事之於素，未有不由此者也。爰命表字衷素，以復於甘子爲之說。

此與魏叔子續續朋黨論一例刻酷而千回百轉，只用一筆寫出，尤奇。

【註釋】【甘健齋】名京，直隸人。

【冠】加冠於首曰冠。古者男子二十始行冠禮。

【賓而冠之】古者冠禮，筮日筮賓，所

以敬筮賓。筮賓，筮其可使冠子者。儀禮士冠禮：前期三日，筮賓如求日之儀。

【既冠而字】禮曲禮：男子二十，冠而字。（儀禮

士冠禮）冠而字之，敬其名也。

【萬曆】明神宗年號。

【天啓】明熹宗年號。

【理官】治獄官。

【庶常】翰林院庶吉士之

稱。【中博】謂中書及博士也。明置內閣中書，又有國子博士，太常博士。

【臺諫】御史爲諫諍之職，所居之署，漢稱臺，後漢以

來，謂之御史臺，故稱臺諫。

【待次爲坊】次，官之次序也。（宋史呂大臨傳）待次之吏，歷歲不調坊，謂開坊也。舊制，翰林院修撰編

修檢討得升轉者，謂之開坊，因修撰等升階，必經詹事府詹事府爲奉坊官，故名。

【開府台司】開府，謂開建府署，許從僚屬。漢制，

惟三公開府；魏晉以後，開府者益多，故別置開府儀同三司之名。晉李暹嘗荆州，亦以將軍開府，故後世稱督撫爲開府。台司，三台三司，

均謂三公也，官儀制與三公同也。

【公孤】（明史職官志）太師太傅太保，爲三公；少師少傅少保，爲三孤。掌佐天子理陰陽，樞邦弘

化，其職至重。

【卿貳】貳，副佐。（明史職官志）大理寺卿一人，左右少卿各一人；太常寺卿一人，少卿二人；少卿二人；

太僕寺卿一人，少卿二人；鴻臚寺卿一人，左右少卿各一人；尚書司卿一人，少卿一人。

【風裁】猶言氣節。（北齊書李勣傳）魏深

漢弟神威，幼有風裁，傳其家業。

【規卸】規，規避卸，脫卸也。謂不任當任之事也。

【耆碩】耆，老碩，德之人。

【倒屣】（魏志王

粲傳）粲，邕才學顯著，貴重朝廷，常車騎填巷，賓客盈門，倒屣迎之。曰：「此王公孫也，有異才，吾不如也。」

【赫奕】赫，盛也。奕，大也。【樞要】政令集中之處，曰樞要。【其聲猶足以冒天下之庸人三句】冒，蔽也。言其名猶足蔽庸人之眼，顯

其稱譽，而暗中效法也。

【圭璋】玉之刻上者爲圭，半圭爲璋。

【用心若淵】言其用心之深。

【恫】痛也。

【造次】急遽之

時也。論語里仁，造次必於是。【甲申】即崇禎十七年。時李白成陷京師，懷宗自縊於煤山，皇后及宮人魏氏費氏皆死之。【履

錯】（易難卦）初九履錯然，敬之无咎。履錯然者，身處險初，將欲前進，其江未濟，故其所履踐，愴然敬慎，不敢自寧也。【元吉

之惜】（易大畜）黃牛之慎，元吉。案元吉，謂大吉也。惜，牛馬牢也。謂牛自幼即禁之以牢，喻人於幼時受管束，故大吉也。【秦之庭

懸照膽之鏡】（西京雜記）始皇有方鏡，照見心跡。女子有邪心，即照張心跡，乃殺之。【古神醫亦必有隔垣之視】（史

記扁鵲傳）長桑君出其懷中藥子扁鵲曰：「飲是以上池之水，三十日，當知物矣。」乃悉取其禁方書，盡與扁鵲，忽然不見，殆非人也。

扁鵲以其言，飲藥三十日，視見垣一方人。以此視病，盡見五臟腑，特以診脈爲名耳。【猶繪事之於素】（論語八佾篇）子曰：

繪事後素。註繪事，繪畫之事也。後素，後於素也。（考工記）曰：繪畫之事，後素功。謂先以粉地爲質，而後施五采。猶人有美質，然後可加

文飾。

送杜審舒歸里序

贈序之體，貴在援引古義，以發其風趣之旨，蓋古人臨別贈言意也。

施閏章

字尚白，號愚山，安徽宣城人。順治六年進士。康熙十八年，召試鴻博，官至侍讀學士。與宋琬齊名，著有學餘堂文

集二十八卷，詩集五十卷。

杜生審舒自齊歸，施子贇

精上

焉，司橐

者以匱

告杜生謝，且蹙

額

曰：「先生念我則至矣，然竊疑厚人而忘己也，意者太左計。」

施子曰：「若以我爲過廉乎？予蓋天下之貪夫也！子何敝敝然爲我謀？」杜生口吐區色變，久之曰：「從先生官三年矣，事大小罔弗知也，所與交游，虛往實歸者衆矣。而先生囊中無長去物，以幣進，則拒之，惟恐不速；焦形槁顏，手校讎而口伊吾。夫子病矣！如是而謂貪，將陽拒而陰納與，敢問其說？」

施子曰：「噫！何子之泥去於言貪也？夫取而不能有者，非貪也；不取而有之，人不能奪焉者，貪之至也。莊子曰：「君子內無飢寒之患，外無劫奪之憂。」子不見夫今之鼎食而覆餗東者乎？戕其軀籍其家以沈其宗者，比比矣。其始不過競筐篋之私，卒以捐其所甚愛而不遑恤。夫人捐其所甚愛，至於棄身家，舍上妻子，謂之能貪則不可。予，鄙人也，未就事而先飲冰，其行若躓，其居若墜，其獨處若羣闕；先人後己，亦夷亦惠；憂讒畏譏，補缺修弊。籛也有一金，而不知所置。予蓋患得患失，見鄙於尼父市者也。然而疾風震雷，守之晏如，飽食高坐，進退生徒。陟泰岱，觀滄海，謁闕里，陳詩書，搜討舊籍，累積棹積連車，寸縑集尺格積，並蓄兼儲，盜不睥

曉謂民不咒詛風御切人見不足，我見有餘，此亦貪之至也。

且夫名浮其實者，德之欺也；勉乎其職而不能盡其道，事之末也。吾目迷五色，而不蒙失人之誚；行忝顏闕，而竊附有道之林。吾循孔氏之門牆，而惴惴之端切然，懼其不能入也。奉命而出，終事而歸，所得侈矣，況敢自以爲廉乎！子貌朴而志端，歸而修業，亦務守其不可奪者已矣，何敝敝然爲我謀！杜生聞之喜曰：『吾乃知先生之所以爲貪。』於是酌酒別去。明日，次其語，追而送之濟水之上。詮解貪字，別有會心，先生之自道，正先生之醒世處。

【註釋】【贖】送行者之禮也。

【棄】無底曰棄。

【左計】謀畫不中事也。

【敝敝然】敝通弊，敝敝然，窮且

阜然也。【長物】世說新語：平生無長物，正勤長，多也，冗也，剩也。

【手校讐而口伊吾】校讐，校對文字，駁若仇讎也。伊

吾，讀音聲。【泥】拘泥也。【鼎食】列鼎而食，指大官言。

【覆餗】餗，器名也。易鼎卦：『鼎折足，覆餗。』言鼎既折足，則

其中者必覆。當大任而慎事也。【篋篋之私】篋，竹器，方曰篋，圓曰篋，言微利也。

【飲冰】莊子人間世：『葉公語沈

隱曰：朝受命而夕飲冰。』喻心冷而無所欲也。【亦夷亦惠】伯夷，聖之清；柳下惠，聖之和。言學夷學惠，亦清亦和也。【蕞】竹葉

節屬。【患得患失，見鄙於尼父】尼父，孔子也。論語陽貨：子曰：『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！其未得之也，患得之；既得之，患

之。【晏如】猶安然也。【秦岱】泰山也，在山東泰安縣北。【闕里】在今山東曲阜縣城內，孔子故宅。【果積連車】

藏物之器，以木爲之，累積連車，百書之多。【睥睨】邪視也。【顏闔】顏回，字子淵，魯人，孔子弟子。【奉命而

出終事而歸】按先生曾任山東學政。【濟水】亦稱洸水，源出河南濟源縣西王屋山，東南流，爲豬龍河，入黃河，其故道與

河並行入海，今下游爲黃河、大清河、小清河所佔。

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

汪琬

見論辨。

諸曹失之，一郡得之，此十數州縣之慶也；國家得之，交游失之，此又二三十大夫之憾也。

吾友王子貽，年去年少而才，既舉進士，於甲第當任部主事，而用新令，出爲揚州，將與吾黨別。吾見憾者方在燕，市而慶者已翹足企首，相望江淮之閒矣。

王子勉旃，事事上宜敬，接下宜誠，蒞事宜慎，用刑宜寬，反是，罪也。吾告王子

止此矣。朔風初勁，雨雪載塗，搖策而行，努力自愛！

極似昌黎集中簡短文字。

【註釋】【諸曹】分職治事之官。晉曰曹。漢書薛宣傳：「曹治事。」清時各部司官曰部曹。起六句一「曹」字，幸者公而惜者私也。【王子貽上】王士禛，字貽上，號阮亭，別號漁洋山人。順治十五年，舉會試，越三年，授揚州推官。後官至河寇，以詩名。【於甲第當任部主事三句】唐時試進士，凡經策全通爲甲第，通四以上爲乙第。見唐書選舉志。謂依據舊時功令，則王當任部主事，而出爲揚州推官，則遜新鎮功令也。【推官】清初官名，如今之司法官。【燕市】指齊京師。【勉旃】勸助詞。【雨雪載塗】（詩小雅）「今我來思，雨雪載塗。」載，滿也。【搖策而行】策，馬絡也。

送龔汝量之崖州序

崖州，舊直隸州，今爲縣，屬廣東省。

嚴虞惇

字資成，一字思庵，江蘇常熟人。康熙丁丑進士，授職編修，累遷至太僕寺少卿。癸巳典試湖廣，因銜嚴並傑，出

閏十日丙卒。虞惇傳通鑑史，工詩古文詞，著有特經質疑、文獻通考評節數十卷。號太僕集，十二卷行於世。其他數秩未列

者藏於家。

崖州去京師萬里，在大海之中，黎獠之與居，龍蛇之與游，龔生以仕往，仕

贈序 送王進士之任揚州序 送龔汝量之崖州序

七七

又卑，其艱古艱乎哉！古之仕者，居其官則思盡其職。巡檢官雖卑，主督捕盜賊。海盜變也，附以黎，雜以獠，以卑官主之，艱乎哉！然而生固長於才，家貧，能奔走四方以養其親，又能邀一命以爲親之榮，其遇盤錯入根節，裕如也。古之仕而顯名者，或起於游徼叫，或起於嗇色。夫，生其勉乎哉！

生行矣，五嶺之高奇，百粵之阨塞，與夫山川變怪，鰐音得魚颺具，風，可喜可愕音之狀，生，工詩者也，其爲我敘而記之！

極意摹倣昌黎，神似非貌似也。

【註釋】【大海】南海也。【黎】卽後漢之俚人，見（廣東通志），粵俗呼山嶺爲俚，黎居其中，因譌爲黎。今瓊崖五指山。

【獠】船之號也，雲南省亦有之。【巡檢】清制，知縣以下，設巡檢分駐佐理，禁受理詞訟。【盜藪】藪，物所聚也。盜藪，言盜賊所聚處。

【一命】初命也。【盤錯根節】（後漢書虞翻傳）「志不求易，事不避難，臣之職也。不過盤錯根節，何以別利器乎！」按盤與錯，通也。錯，物理難也。

【裕如】言有餘也。【或起於遊徼】通卒曰遊徼。（後漢書城守傳），少爲縣亭長遊徼。（註）每

鄉有遊徼，當須禁盜也。【或起於嗇夫】嗇夫，官名。漢書百官公卿表，鄉有嗇夫，職聽訟收賦稅。【五嶺】（裴氏廣州記）

「大庾、始安、臨賀、桂陽、揭陽，是爲五嶺。」按大庾在江西大庾縣南，與廣東南雄縣分界；始安一名城，在廣西興安縣北；臨賀一名臨

播在湖南江華縣西南；桂陽一名壽田，在湖南郴縣南；揭陽一名都羅，在湖南永明縣北；皆南嶺諸山之高峻者。而大庾、臨田，並爲入
之官道，文故云。【百粵】粵，亦作越，種族名。古時江、浙、閩、粵之地，皆爲此族所居，如於越在浙江，閩越在福建，揚越在江西，南越在
東，路越在安南，總名之曰百粵。【鰥魚】鰥，蟲中之猛惡者，形似蜥蜴，口巨，齒銳，皮韌，鱗甲堅硬，四足，常潛伏水邊，攫取動物。【
風】海中大風也。《南越志》：「颶風者，具四方之風也，當以五月六月發。」廣州東北有退風嶺，颶風至此而止。【愕】驚駭也。

送夏進士序

夏進士，名瓚，錢塘人。

龔自珍

見前辨。

乾隆中，大吏有不悅其屬員者，上詢之，以書生對。上曰：「是胡害，朕亦一書生也。」大吏悚然。嗚呼！大哉斯言，是其炳六籍，訓萬禩同矣。

嘉慶二十二年春，吾杭夏進士之京師，將銓縣令，紆于道別余海上，相與語

益進，粹粹然愉愉，謾謾然清論三千年史事，意見或合或不否，輒貽答，然以憐

余曰：「是書生，非俗吏；海上之人，以及鄉之人，皆曰非俗吏之京師，京師貴人具
上者，識予者，皆識進士，亦必曰非俗吏也。雖然，固微窺君，君若懼人之訾其書生

者，又若有所諱，夫書生者，暴僕於聲音笑貌焉。天下事，舍書生無可屬；眞書生又寡，有一於是，而懼人之訾已而諱之耶？且如君者，雖百人訾之，萬人訾之，嚙誦指而自誓不爲書生，以喙誦自衛，曉曉切許么然力辯其非書生，其終能肖俗吏之所爲也哉！爲之而不肖，瘡愈通見其拙，迴護其拙，勢必書生與俗吏兩無所據而後已。噫！以書生之聲音笑貌，加之以拙，濟之以迴護，終之以失所據，果爾，則進士之爲政也病矣。

新婦三日，知其所自育；新官三日，知其所與。予識進士十年，旣慶其祿之及於吾里有光，而又恐其信道之不篤，行且一前而一却也。於其行，恭述聖訓，以附古者朋友贈行之義。

就書生二字發議，對證付藥，深得箴規之旨。文亦推論盡致，辨才無礙。

【註釋】【朕亦一書生】（東華錄）雍正十三年時，高宗已即位，有朕爾督撫參奏屬員，每有書生不能勝任等語，夫讀書所

以致用，朕惟恐人不足當書生之稱，而安得以書生相戒乎？若以書生爲戒，朕自幼讀書宮中，實一書生也云云。【炳六籍】炳，明也。

六經，六經也。言其言觀六經爲夏明也。【訓萬歲】歲年也。【吾杭】定爲仁和人，仁和，將屬杭州府。夏進士亦杭人。【銓】
選官也。【紆道】至京之路，不必經由上海，蓋因事紆道而來此也。紆，曲也。【海上】時定寓居上海。【粹然】詞深貌。【謾
然】貌挺貌。【怡然】直視貌。【又若有所諱夫書生者】言進士以書生爲不足稱，不欲人以書生稱之也。【以喙自
衛】喙，口也。言辨其非書生也。【新婦四句】所自育，治家之善否也，所與交遊也。【聖訓】指上朕亦書生也之言。【朋友
贈行】（史記孔子世家）孔子去周，老子送之曰：「吾聞富貴者贈人以財，仁者贈人以言。」